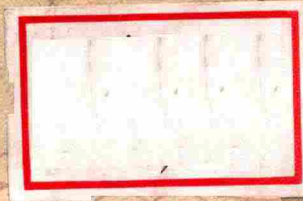


愛戀

魯 思

編主
刊叢本
集四第



愛

戀

三幕社會戲劇

一名「母妻之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愛戀

實價國幣七百元

外加運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魯思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獻給 D. Lee

愛戀

主題

這是一幅大家庭制度崩潰前的中國家庭底素描畫，寫母愛與妻愛的衝突。

人物

女角

虞柳黛

媳婦，年十八歲。

關朱氏

其姑，年三十八。

俞媽

女僕，約四十歲。

男角

關鍵

兒子，二十左右。

何東

其友，年約十九。

金福

男僕，五六十歲。

(4)

時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地點

上海

第

一

幕

時：景：

關公館的應接室
深秋的某個午後

上海貝當路××號開公館的一座客廳。其後，有一直通花園的門。門外，係一花棚，上面蔓延着不少已經退了色的玫瑰和薔薇。在深秋的斜陽下，愈顯其枝葉零落的悽涼。

左右各有一門，左通內室，右通書房。門上都懸有絲絨的門帘。

室內所陳家具，都古色古香的。右壁牆上，掛着一幅年約四十左右男子的半身肖像，是關鍵的先父照相。室內的另一基角，放着一架紅木小擺設櫥，櫥內置有大小各件骨董，上層却是空着，因為這裏面的零碎物件已經搬了出來，堆在隣近的小圓桌上了。

舊式的紅木榻，靜悄悄的躺在一邊。

幕啓以後，光線漸逐減暗；到閉幕時，花園已經隱藏在陰影裏了。

當幕啓時，金福走進客廳來。他是一個年老而固執的人，很不高興看見那紅木骨董櫥內，零亂無章。他想起了他底責任，才將圓桌上那些小擺設的骨董一一地搬還櫥架的上層去。

第一場

金福與虞柳黛

柳黛（進門時，手裏拿着一條測量用的皮尺）金福，你怎麼又把那些東西放進櫥裏去？你應該把牠們搬到樓上，擱在老太太的佛堂裏。

金福（吃驚）擱在老太太的佛堂裏？

柳黛 不錯，擺在老太太的念佛堂裏。唔，你得多留神些，別打碎了一兩件東西；這些都是老太太最心愛的——你把牠們都擺到佛堂間的觀世音像前去。

金福 (又吃一驚) 擺到佛堂間的觀世音菩薩像前？

柳黛 是的——裝修的時候兒，這些東西非搬到那兒去不可的！

金福 裝修……新少奶奶……我不懂……我不懂得新少奶奶講的甚麼裝修？

柳黛 少爺沒有向你說起過嗎？

金福 沒有提起過，少奶奶。

柳黛 怎麼你還不知道這間客廳將要重新裝修嗎？

金福 不知道，少奶奶！

柳黛 一點也不知道(微笑)好罷。這間客廳的外觀，就要完全改變了。金福，將來這兒擺設的都是一些最摩登的傢俱。(指着右邊的牆)這堵牆壁也要拆掉，讓這客廳跟那書房打通起來。這樣，我們就有了一間寬大，而又面臨花園的休息室——陽光既充足，空氣又挺新鮮的了。

金福 (口吶起來) 那麼……這些紅木傢俱呢？

柳黛 (向金福很快的瞥了一眼) 這些紅木傢俱把牠們都搬到太太的佛堂間去。

金福 少奶奶，您可知道這間客廳是太太最喜歡的？

柳黛 (冷冰冰的) 不，我不知道。(當金福說話的時候，她又忙着從紅木樹架上取下骨董來。)

金福 太太在家的時候，每天除了燒香唸佛以外，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坐在這兒的……許多年來，她老人家已經弄成了這個癖氣了……

柳黛（修正他的詞兒）養成習慣。

金福 噯（也文縷縷起來）習慣成自然了……那時候，鍵少爺還很小……太太老愛站在這窗門口，守着她的小弟，因為小弟常常在花園裏亂跑亂跳的（突然好笑起來）喔，少奶奶也許還不知道，小弟就是鍵少爺，太太在鍵少爺小時候給他題的奶名……啊，真難說！這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了！——俗語說的，「眼睛一霎，老母雞變鴨，」真快得很，現在鍵少爺已經結婚成親了。

柳黛（臉上略呈笑容）哦，好快……

金福 還有，少奶奶可知道這間客廳裏留存着許多可貴的紀念嗎……對了，這兒就在這一個坐位上，（他指櫃桌前的一張紅木靠椅，在火爐的左近）每天吃了晚飯以後，老爺總坐在這張兒椅子上，向着坐在他對面兒的太太講故事……噫，太太最愛聽的是老爺講「三國演義」……（他搖着頭，很自以為是的樣兒）不能的……不能的！對，改變這間客廳是絕對不能的！

柳黛（漠不關心）你在關太太這兒很久了罷？

金福 是的，整整二三十年了。

柳黛（驚奇）在老爺娶太太以前，你就來這兒服務了嗎？

金福 在老爺娶太太以前五年，我就來關公館當下人了……老爺待太太的好，真是我從來沒有瞧

見過的……健少爺是他們結婚後一年生的，我還記得是九月初九重陽日生的……哦，一年一年的過去，老爺去了我們已經有十七八個年頭了。

柳黛 老爺去世的時候，太太很年輕？……

金福 虧了健少爺很孝順，太太可以得到一點兒安慰……說實話，太太的外貌比她的年齡還要輕得多呢，新搬來的鄰居都不相信她有這麼大的兒子……（笑介）還有這種笑話發生：健少爺常常對太太說的，健少爺的朋友祇要在路上遇見了他陪着太太並肩地散步的時候，都會錯認他們是一對新婚的夫婦呢……（低聲）跟少奶奶說說還不要緊，太太聽了再也沒有使她比這個更快活的了……實在的，當太太自己一手扶養大的兒子挽着她遊遊公園或者逛逛馬路的時候，太太是應該滿足而向人驕傲的！

柳黛（越聽越不耐煩了，很快地截斷金福的話）我想把這屋子重新裝修以後，對於我底婆婆也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佛堂正在這間客廳上面，這兩間屋是一樣大小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樓上的佛堂佈置成跟這間一模一樣的新客廳。待太太從普陀山燒香回來，她看到了一定會滿意的。而且，樓上那間新客廳，又直接通她的寢室，對於婆婆也許更感方便些吧。

金福（吞吞吐吐地）少奶奶……恕小的放肆說……這件事情，我瞧你們還沒有徵求過太太的同意……

柳黛 我想少爺早把這個計劃告訴她了。（突然）金福，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你快給我這

些搬上樓去——哦，你把壁上的那幀照相先取下來吧。

金福（指右邊壁上的半身照片）少奶奶的意思是，叫我把老爺的遺像也取下來嗎？

柳黛（快刀斷亂麻似的）壁上的鏡框和廚裏的古董，都給我取下來（瞧着金福抗命不動，大聲發令）別耽擱時間了，快取下來搬到樓上佛堂間去！

金福 少奶奶可容許我插嘴參加一點兒意見？我說，這件事情，等太太回家以後再商量吧。

柳黛（斬釘截鐵地）不用等待太太！這個計劃，少爺和我在杭州蜜月旅行時已經決定的了。並且建築師早畫好了圖樣，泥水木匠明兒也要來了。

金福（頑固地）啊！我問鍵少爺去……（帶着不樂意的神色頻頻搖頭而退）

柳黛（微笑地瞧着金福，略帶沒奈何他的表情）真是蠢貨！（接着她把手里的皮尺，去測量牆壁。半響，關鍵進來）

第二場

柳黛 關鍵

關鍵（玩笑似的）嘿，居然做起一個沒有證書的女工程師來了！

柳黛（歪嘴）哼，沒有證書的工程師？

關鍵 我是開玩笑的。——柳黛，你更漂亮了，穿了這件美麗的旗袍！

柳黛 好看？你喜歡這個顏色嗎？

關鍵 這是天才的傑作！縫得多配身段呀！假如我是國民政府主席的話，一定要賞一個獎章給縫這旗袍的女裁縫。

柳黛 可惜這女裁縫生了鬍鬚。

關鍵 (不解) 啊？

柳黛 (笑介) 他是一個老頭兒！

關鍵 那獎章將落空了。

柳黛 別說俏皮話了！——(撒嬌地) 鍵，你來，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關鍵 什麼事？

柳黛 (假裝着生氣) 你離開我有兩三個鐘頭了……現在你來了，站在我面前已經過了五分鐘，還不知道親親我。

關鍵 這可要怪那個裁縫老頭兒了，他把你的旗袍實在縫得太漂亮了，害我一時失了神，竟忘却了最要緊的事。(吻她)

柳黛 鍵，如果我們的計劃實現了，這間屋子一定改裝得非常華美，人家將不再認識牠了。

關鍵 (依然俏皮) 我就害怕瞧見牠。

柳黛 (打情罵俏式的) 你這個人真壞！

關鍵 那麼，我取消剛才說的話。

柳黛 你底意見究竟和我相同嗎？

關鍵 永遠一致的！

柳黛 那再好沒有了……可是，我夢想不到還有——難關，

關鍵 甚麼難關？

柳黛 金福！

關鍵 金福？

柳黛 哦，金福已經向你遞了抗辯書了吧，他堅決反對我們的計劃，

關鍵 （頗感興趣）這倒真奇怪了！橫路裏會跑出這個程咬金來！

柳黛 別開玩笑，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剛才我吩咐他收拾東西的時候，他很鄭重地向我解釋，說道：

客廳是你母親最心愛的……

關鍵 這倒是真話。

柳黛 他還囁囁咕咕的說，在你母親沒有回家以前，絕對不該先裝修起來的。

關鍵 想不到金福的忠心，有時倒成爲一種障礙的——哦，寶貝兒，你就原諒他一點罷，他在我們家

裏已經耽了這麼多年了！

柳黛 是的，已經服務了二三十年。

關鍵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的？

柳黛 也正因為他對主人的忠心，所以他甚麼話都告訴我了。

關鍵 你們開過了一個主僕聯歡會嗎？

柳黛 是的。他對我說了你的父親熟讀「三國演義」也談起你父親和你母親的愛情，最後還提到我們兩人的婚禮……

關鍵 那麼，你們應該談得很投機了？

柳黛 你把我的身價看得太高了！

關鍵 你還不知道金福的古怪性格，要討他歡喜是很不容易的。

柳黛 像一頭牛！——我待他夠說客氣的了，可是他對我吩咐他做的事情，竟會「不顧而去」……

關鍵 也許因了「觸景生情」吧？他給這些紀念物逗起了回憶。

柳黛 我吩咐他把這些零碎物件搬到樓上去，他竟敢反抗我的命令——牛，牛，頑固得像頭笨牛！

關鍵 當他心裏有事的時候，這老頭兒確很頑固的。

柳黛 關於我們的新計劃，你到底已經寫信去告訴了你底母親嗎？

關鍵 (從容不迫的，人家還以為他是矯揉造作) 不，還沒有寫……

柳黛 怎麼，你還沒有告訴她老人家？

關鍵 (依舊從從容容) 哦，我高興等到媽回家以後才告訴她。

柳黛 (自言自語) 天哪，真是「急驚風碰著慢郎中」！

關鍵 我有我的理由。可不是嗎？當她回來的時候，這兒的工程早就完成了。那時候我再告訴她老人家說，這一計劃全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我想媽媽一定會十分滿意的……你也許還不曉得她的賢慧呢。——其實她的賢慧已經有了證據——你瞧她獨個兒跑到普陀山去，故意讓我們蜜月旅行回來，一對兒在這兒。

柳黛 是嗎？你母親真是一位知趣的人。

關鍵 她老人家還保留着一顆年青人的活躍的心，我相信你們不久就會情投意合的。那時，你愛把屋子移往天上就天上，搬到地下就地下。

柳黛（微笑）我沒有甚麼奢望；我祇要求開闢一個小天地，把這客廳稍少改裝以後，能再自由地佈置一下，好讓我們幸福地度着小圈子的生活，也就心滿意足的了！

關鍵 放心吧，她一定同意我們底計劃的。

柳黛 她老人家什麼時候回上海呢？

關鍵 總在這個月的月底。

柳黛 月底以前，我們還可以像昨兒一樣的出去遊玩幾次。

關鍵 自然。

柳黛 我們倆一道出去，跳舞，看戲，或者喝喝咖啡。

關鍵 假如你高興，以後我們都可以照常的幹。

柳黛 今兒晚上，我們將做些什麼來消摩牠？

關鍵 我已經排好了「節目」第一，我們不在家裏吃飯……

柳黛 上那兒去？

關鍵 你不是最愛吃辣的嗎？有人介紹給我黃金大戲院左近的一家不大著名的小飯店，那兒我們也許能夠吃到很滿意的湖南菜。

柳黛 我很滿意這個節目。（天真活潑地高舉她的纖纖的細手）通過！

關鍵 吃過了飯，我們上仙樂劇場去看話劇；最後，我們到蘭心舞廳去跳個通宵，你贊成嗎？

柳黛 我們倆假依着坐在鴛鴦椅裏低聲地私語着，將是何等的洛曼蒂克呵！我還允許你吻我。

關鍵 瘋狂的吻你。

柳黛 不，應該文雅雅地吻我。

關鍵 瘋狂！瘋狂是熱情的流露。

柳黛 文雅的好，因為瘋狂是野蠻的表現！

關鍵 假如你拒絕我瘋狂地吻你，那我將如何地失望呀！我將離開你，約了我的朋友花天酒地的去玩了。

柳黛 你約那位朋友？

關鍵 一位你也熟悉的朋友。

柳黛 (傷心起來) 唉，多麼可惜啊！

關鍵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姓名嗎？

柳黛 (略帶賭氣) 他的姓名，我可沒有知道它的必要；我所惋惜的是，這一晚又將虛度了。

關鍵 那位朋友非常可愛。

柳黛 (仍想知道) 到底是什麼人？

關鍵 獅吼！

柳黛 獅吼 (忽然醒悟) 喔，是何東？

關鍵 (微笑) 是的，何東。

柳黛 你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關鍵 在空氣中。——剛才打電話約他的。

柳黛 他怎麼樣答應了赴你的約會嗎？——多麼無情的人啊！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整整一個多星期

了；可是他連電話都吝嗇地不肯打給我們的……

關鍵 他絕跡不來我們這兒，也許因為我們是新婚夫婦，才故意避避嫌疑的。

柳黛 (笑介) 多麼愚蠢的思想啊！

關鍵 我在電話裏已經質問過他了。

柳黛 他又怎麼說呢？

關鍵 一句話也沒說——怎樣能够再看到你的好朋友，你該喜歡的啦！

柳黛 何東，他和我童年時代的……嘎，你知道嗎，他底父親曾和我爸爸是合資開設過百貨公司。

關鍵 我知道的。

柳黛 他父親待我們非常好的。當我爸爸去世的時候，百貨公司差不多已經破產了。真是虧了何老

先生才挽救了這次破產的危機。後來，我孤零零的一個人，被我姨母收養去了，所以我到現在還

感激着他老人家的恩惠呢？

關鍵 你底幼年受够苦痛的了。

柳黛 孤零零的一個人，一直挨到十二歲……周圍所接觸的，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們的表面上的

同情，其實是遮掩不了他們的心頭的冷淡的……這令人多麼難堪啊！

關鍵 你的姨母對你怎麼樣呢？

柳黛 沒有甚麼好說的，她已經盡了她老人家的責任了……在這種環境之下，溫暖是很困難去獲

得的……僅祇何東先生一個，常常設法驅除我的憂愁，找些適當的話來安慰我——哦，自從遇

見何東先生以後，這不幸的歲月，才慢慢變成甘美而溫馨的春光了。

關鍵 (短短的一個沉默)我原想今晚盡情地歡樂一下的，偏又聽到了這篇長長的憂愁的序文。唉，

我真懊悔不該邀請了何東的。

柳黛 每年的夏天，我們兩家總是約了一塊兒到青島去避暑，祇有在那些日子是最令人興奮的。

(她想到愉快的回憶而微笑着) 鍵！你呢，你在什麼時候認識何東的？

關鍵 去年。

柳黛 才祇去年認識的？我以為你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關鍵 我們在俱樂部裏認識以後不久，便給一種神祕的線連結成爲意志相投的好朋友了。

柳黛 這不是不可思議的，因爲你和他在性格方面有着許多相似之點。

關鍵 是嗎？——他從來沒有向你表示過求愛的意思嗎？

柳黛 (對這個思想，不覺得大喫一驚) 何東向我求愛？

關鍵 (對於她的驚奇，也禁不住大喫一驚) 你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嗎？

柳黛 (笑了) 哦，這當然是可能的。

關鍵 那麼，他從來沒有追求過你嗎？

柳黛 我敢斷定他從來沒有想到這上頭去的，因爲我自始至終把他看作我的兄長一樣。也正因爲

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敢於針鋒相對的熱烈爭辯。

關鍵 哦，是嗎？

柳黛 他是一個意志堅強，態度沉靜，並且永遠是以理智自縻的人；自然，他要求我血管裏也流着像

他一樣血型的血液。——他從來沒有跟你談起這類的話嗎？

關鍵 沒有談過，實在也是沒有機會。你想：我們訂婚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上海了；他回來又在我們結

婚的前一二天——哦，他去華北，是爲考察甚麼的麼？

柳黛 這自然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關鍵 沒有別的理由了嗎？

柳黛 自然還有，可是沒有這樣的正經了。

關鍵 還有什麼理由？

柳黛 爲了一個女人，他想逃開她。

關鍵 你怎麼知道？

柳黛 我是他的心腹朋友。

關鍵 他將黃金般的青春如此蹉跎過去，這是他的錯誤。今兒晚上，我們兩人站在朋友的立場，一道用大義來曉諭他，勸他早點兒結婚，你說怎樣？

柳黛 你將嚇壞他了，也許他有一種存見，以爲結婚是一件可怕的事兒……

關鍵 可是他應該結婚了，青春一去是不再回來的。

柳黛 我是絕對贊同你的意見的，他應該結婚的了。

關鍵 是的，他非馬上結婚不可……假如他要證明結婚不是一件不幸的事，他儘可從他朋友那兒找到證據的。

柳黛 (熱烈地擁抱他，吻他) 親愛的……(這時，金福持電報一紙上)

金福 鍵少爺，電報。

關鍵 哦，（金福下，關鍵看電報。半響，突然狂呼起來）啊！好極了！這是想不到的事情，媽媽今兒晚上就要回來了！

柳黛 不會的吧？

關鍵 千真萬確的事！

柳黛 發生了什麼要事嗎？

關鍵 不，這兒她祇簡單的報告她要回家的消息。

柳黛 今兒早上媽媽還不是來過一封信的嗎？

關鍵 是的，她說她要本月底才動身回家哩……

柳黛 （短短的沉默以後）她老人家甚麼時候到達家裏？

關鍵 （詳閱電報）她沒有說，僅僅提了一句話，說從杭州搭晚車回來。我想頭多半是搭七點零十分抵達上海的那班特別快車的……（形飛色舞地）啊！我猜她老人家這時候的心緒一定很不耐煩，不斷地注視着車窗外，一站一站的計算着路程——我很高興馬上能夠見到她老人家。你呢？

柳黛 也很高興，

關鍵 喂！何東的約會怎末辦呢？（想介）哦，索性請他到這兒來同我們一塊兒進晚餐吧。

柳黛 (一切希望都幻滅了) 我們不出門了嗎?

關鍵 是的,應該留在家裏恭候媽媽。

柳黛 哦,是的……可是你爲什麼不請她同我們一塊兒出去用膳呢?你應該給她老人家接接風的。

關鍵 應該留在家裏。——不但行動使她感到疲乏,而且小飯店之類,她也不願意踏進去的。

柳黛 (忍耐) 那麼……我們下一次去得了。

關鍵 (沒有聽到她的談話,獨自微笑着重閱電報) 你瞧,媽媽真像一個小孩子……(噓)「久未見汝,心煩意亂,諒亦同感?故急欲返,乘滬杭車,今晚抵申。」啊!「心煩意亂」那是一定的;你想想看,她老人家已經兩個多月不見我的面了。

柳黛 (走近他,看電報) 媽沒有一個字提到我嗎?

關鍵 (有些爲難,再詳閱電報) 沒有。(按電鈴) 也許她打電報的時候,心更煩亂,所以忘了。

(金福進來,擱了一個小梯。)

金福 鍵少爺,是您喚我嗎?

關鍵 哦,太太今兒晚上回家……

金福 (喜極) 好極了,太太就要回來了。那麼,太太回家吃晚飯了?

關鍵 是的,你快去吩咐廚房,多添幾碗太太最愛吃的蔬菜。

金福 是,鍵少爺。(欲退,忽又止步) 對了,我忘了向鍵少爺請示:太太就回家了,這些家俱現在還要搬嗎?

關鍵 怎麼不搬？（望了一眼柳黛）剛才少奶奶吩咐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做去。（向虞）我要回到書房去了……有幾封要緊的信，趕着在到火車站接媽媽之前應該先寫好的。請你吩咐汽車夫一聲，叫他在七點多鐘等着我……（他將進入書房門時）啊，我忘了一件事情。（向金福）回頭車行主人來了，你就領他到書房裏來！

金福 是，鍵少爺。

關鍵 （向虞柳黛）這是爲你的自行車的事。（低聲，指着正在搬動紅木小擺設櫃內的古董的金福）你監視他，要他多多小心，別損壞了一件東西，這些是媽媽最心愛的。

（關鍵下場，金福把小梯放在右壁前，行動十分遲緩，顯見他的態度缺乏真誠。這是怠工，也是沉默的反抗吧。）

（柳黛在旁幻想着，金福爬上梯子去想將照片取下。）

柳黛 金福，當心那雕花的鏡框子。

金福 （高站梯上）請少奶奶放心得了，我金福看管老爺這幅遺像已經有十七八個年頭了。

（柳黛原想跟他辯嘴的，但終於無言地走開了；她從通內室的門退場，似乎還搖了一搖頭。）

（金福口出怨言，繼續緩慢地工作着。）

（半響，關朱氏從後面通花園的大門上，她站在門口仔細地瞧着金福的工作，面上露着「大惑不解」的驚奇之色。其後，隨着手提旅行箱的俞媽。）

第三場

關朱氏 俞媽 暨金福

俞媽 金福叔，太太回來了！

金福（站在梯上） 啊，太太麼！

關朱氏 是的，金福，我回了。（向俞媽）我要在這兒休息一下，你先把行李搬上樓去得了。

俞媽 是，太太。（下）

關朱氏 金福，你站在梯上幹什麼？

金福（仍在梯上） 太太回來，託菩薩保佑，一路平安了？

關朱氏（心不在焉地） 一路平安。（終於忍耐不住，又問了）快下來吧，金福，幹嗎要在這個時候取下老

爺的遺像來？

金福 這是少奶奶的吩咐……（一陣傷心）明兒還要這牆壁拆掉呢……（下梯）

關朱氏 拆牆你瘋了嗎？甚麼時候我叫你拆掉這堵牆的？

金福 這也是新少奶奶的吩咐……

關朱氏（又驚又奇，但仍溫和） 啊，原來是少奶奶……

金福（略忡失望） 早的，太太。

關朱氏 爲甚麼……我可不大明白。

金福 誰知道爲什麼……少奶奶祇吩咐我把這些東西統統搬到樓上的佛堂間去。

關朱氏 搬到佛堂間去——哦，鍵少爺呢？

金福 鍵少爺好像也同意這樣的做法。

關鍵氏 他在那兒？

金福 在書房裏——太太，我把您已經回來的好消息去報告他（欲下）。

關朱氏 別忙，我自己去……（略一遲疑）金福，你把老爺的像仍舊掛在原處。

金福 是，太太！

（他行動迅速，熱忱地奉行命令）

關朱氏 （低聲，自說自話）拆牆壁爲什麼不把這屋子也拆了！

（關鍵進來）

第四場

關鍵與關朱氏

關鍵 媽，你回了？

關朱氏 我回來了。

（這時，金福退場。）

關鍵 我在書房裏寫信，隱隱的聽見金福跟着一個很熟的聲音在談話，起初我還不相信媽回得這麼快，後來又在窗外瞧見俞媽穿過走廊，我才確信是媽回來了。

關朱氏 （很幸福的樣子）你瞧，我不是已經在這兒了！

關鍵 我早預備用汽車來接你……我以為你搭七點半鐘那班快車來的，想不到媽……

關朱氏 最近，新增添了一班特別快車，四點一刻到上海的。我慌忙地搭了這班新車……因為我想早一點兒見到你……

關鍵 媽媽！

關朱氏 （撫摸他的頭髮）你收到了我從杭州發出的電報嗎？

關鍵 收到了，剛剛收到有十分鐘的光景。

關朱氏 是的，我發電報的時間太偏促了。——小弟，你想不到我會發電報給你的吧？

關鍵 想不到的。因為你在信上說，要到月底才回上海。

關朱氏 難道你猜不出我提早回來的原因嗎？

關鍵 我沒有好好的用心去猜，媽。我能够早一天見到你，已經很快樂了。

關朱氏 我也一樣的快樂。（又撫其髮）那麼，你猜不着我為什麼提早回來的原因了？

關鍵 猜不出。

關朱氏 今天是甚麼日子，你想！

關鍵 星期日。

關朱氏 不，我問的是幾月幾日。

關鍵 十月十四日。

關朱氏 不，農曆……

關鍵 (望一望壁上的日曆) 九月初九。

關朱氏 重陽，你的生日！

關鍵 啊，我忘了。

關朱氏 你瞧，連你自己也忘了。

關鍵 (微笑) 是的，媽！

關朱氏 今兒早上，我在杭州西泠飯店進午餐的時候，偶然抬頭，視線却巧落在牆壁的日曆上，你想我唸什麼？「星期日，十月十四，農曆九月初九。」我便這樣的決定趕快回上海來過你的生日，吃你的長壽麵了。

關鍵 (感動) 媽媽……

關朱氏 本來我還想坐了轎子上山去燒香的，可是菩薩跟自己的孩子在，我心裏的天平秤上，還是孩子重呢！——罪過罪過(合掌)阿彌陀佛！於是我就丟開筷碗，跑到電報局去發一電報通知你，

說我決定提早趕回來了。

關鍵 媽媽，你真偉大！……呢，你在普陀山的起居很好吧？讓我瞧瞧……你這件緞絨旗袍的式樣很美。

關朱氏 (心花怒放) 你喜歡它？

關鍵 不哄你，媽！顏色既文雅，式樣又很合時，你穿了它要比從前更年輕貌美了！

關朱氏 我在那兒是怎樣的感到苦悶啊！每天唸經的時候，嘴裏在唸「阿彌陀佛」，心裏却又老是惦記着自己底孩子。說起來，真是罪過得很！——阿彌陀佛！——當時，我假如和我底孩子一塊兒在那兒遊玩幾天的話，秋天的普陀山的風景是最好看的……但是，兩個月來我總是孤單單的獨自一個人。

關鍵 哦，媽媽！

關朱氏 我儘管滔滔的說，還沒有關心到你……你的健康。小弟，你近來的身體……

關鍵 身體很好，媽媽！

關朱氏 很好……你的妻子呢？

關鍵 她也很好，媽媽——我就叫她來……

關朱氏 等一等。小弟，你來，再陪你媽一二分鐘。(關鍵順從地坐其旁) 告訴我……你很幸福嗎？

關鍵 很幸福。

關朱氏 真的嗎？

關鍵 真的……難道媽懷疑我哄你？

關朱氏 不。我不過是說：青年男女們所談的愛情，要在結婚以後才能發見它的真面目。

關鍵 柳黛是一個很孝順的女子，將來媽一定會喜歡她的。

關朱氏 只要她能够使你幸福，其餘的我就不管了。

關鍵 媽可不用就心這一問題……當你回家的消息傳來時，她非常的高興，她很高興瞧見你老人

家……媽，現在你有一兒一女了。

關朱氏 是的，我老了……

關鍵 媽，你不老。我從來沒有瞧見像你現在這樣顯得如此年輕。我敢向你打賭，人家一定以為你們

倆是一對姊妹花呢。

關朱氏 (笑) 你相信？

關鍵 我還記得結婚那天，柳黛非常的驚奇……

關朱氏 驚奇甚麼？

關鍵 她低聲的向我說：『奇怪，你媽媽吃珠粉的嗎？她竟如此的年輕，人家一定以為她還是一個妙

齡少女呢！』

關朱氏 對了，我那天穿了一件淡紅色的旗袍……自從你爸去世以來，我就沒有穿過這樣鮮豔的

衣服……(短短的沉默後)小弟,我看你的妻子跟我還合得來。

關鍵 (微笑) 一定合得來的。

關朱氏 可是她爲甚麼要把牆壁拆掉呢?

關鍵 媽說的是裝修嗎?……哦,媽怎樣知道將裝修這間屋子?

關朱氏 剛才金福對我說,她要拆掉這塊牆壁。

關鍵 是的,我們有意將這客廳和那書房併成一間大的休息室呢。……我原想不讓你知道便先改

好,等你回家的時候,討討你的歡心的……

關朱氏 你的想法很好,可惜我偏偏在裝修以前,就回來了,這不是使你失望了嗎?

關鍵 媽,你讓我說明一下。……我們既然大家都同意住在一塊兒,不讓你一個人在一邊感受寂寞,

所以我想爲你專門安置一間客廳在樓上,這樣一來,可以跟你臥室相連,不是更加方便了嗎?

兒呢,我想把它改成一間大的休息室,中間放一張大菜台,四壁掛些世界名畫之類,假如媽不反

對的話……

關朱氏 可惜我參加意見已經遲了。

關鍵 (賭氣) 我本來以爲媽一定會贊成這個計劃的,可是……

關朱氏 我並沒有反對。

關鍵 幸虧一點兒也沒有改動,就取消了原來的計劃罷。

關朱氏 你很高興重新裝修這間客廳嗎？

關鍵 是的。可是我決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關朱氏 我早已表示過了，不反對你的計劃。你愛怎樣裝修，便怎樣裝修得了……

關鍵（使她安心）我完全爲了媽媽，因爲冬天樓上比較樓下暖和點兒。

關朱氏 我剛剛說過憑你的意思做去得了。

關鍵 媽，你真賢惠。我叫柳黛就來……（欲下）

關朱氏（扯住他）讓我再看看你……（他略一轉身，隨即出門）

第五場

關朱氏與金福

（金福進來，很快的爬上小梯子，想把他剛才取下的鏡框掛回原處。）

關朱氏 讓牠去罷……不用再掛上了。

金福 剛才太太不是吩咐過……

關朱氏 我改變主意了。

金福（十分驚奇）甚麼……？

關朱氏 應該依照我兒子的意見做去。

金福（自語）我可越聽越不懂得了……（眼睛釘住照片）太太，老爺去世已有十八年了吧？

關朱氏（愁悶地瞧她丈夫的遺像）十八年了……

金福（也看掛像）每天晚上，老爺總是興高彩烈的坐在這客廳裏喝酒，講故事。

關朱氏 他太愛我們了！

金福 有一回……唉！這些過去的事，在我的腦袋裏……還像昨天一樣。老爺就坐在這張椅子上，講諸葛亮七擒孟獲；他瞧着我，後來又對我說：『金福，你也坐着聽吧；你在我們這兒，可以像朋友一樣，不必過分拘泥，老太爺所定的禮節。』於是他站起來，拉張凳子給我……

關朱氏（感動）你沒有忘掉他……

金福（心亂）啊，太太想到這兒，將要改裝了，我就心酸……（以袖拭淚而退）

（關朱氏含悲地呆站着。她朝着遺像而立。故關鍵與柳黛進來已經多時，她還沒有瞧見她們。）

第六場

關朱氏 關鍵 虞柳黛

關鍵 媽，她來了。（關朱氏轉向他們，顯而易見的她想反抗。關鍵驚，想找出一個理由來證明這種情緒）媽，你……

關朱氏（很快）我？我甚麼也沒有……

柳黛 (慢慢地，很冷淡又很簡單地走向前去) 媽媽

關朱氏 (點頭，強作笑容) 少奶奶……

關鍵 好……你們談談罷……

柳黛 我們想不到媽會到得這麼早……

關朱氏 是的，我剛才已對小弟說過了……

關鍵 有一班新添的快車……四點一刻到上海……這更方便了……

柳黛 不錯……(短短的沉默) 媽在普陀山很好吧？

關朱氏 很好。你們呢？

柳黛 我們也好……(短短的沉默) 那兒的天氣還好嗎？

關朱氏 常常下雨……

柳黛 我們也一樣。前些日子在杭州時，還遇到幾次暴風雨。

關朱氏 我知道……小弟寄過幾張郵片給我，真像徐家匯天文台的氣象報告書一樣的簡單……

『初抵杭州，適遇大風』……『遊西湖時，天雨』……

關鍵 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寫信……

關朱氏 我沒有責備你……(瞭了柳黛一眼之後) 小弟，你們這兒坐坐，我到樓上佛堂間去點香……

(她正預備出去，拿了掛在衣架上面的夾大衣。)

關鍵 (悄悄的向柳黛說) 向媽說去, 說你人情世故不懂, 請她老人家多多教導! (見她猶豫不決) 黛, 我求你說去……

柳黛 (勉強的走近關朱氏) 媽……我對人情世故都不懂的, 希望你老人家能够多多教導!

關朱氏 (有些懷疑, 驚奇地注視她。後來忽然想起了是他兒子的唆使, 於是誠懇地) 不用這樣客氣, 我就像你自己的媽一樣……我希望你也把這個家庭, 完全看作是你自己的一樣……

關鍵 (快活地) 對了! (向柳黛) 我早就向你說過, 我的媽媽是非常賢惠的。

關朱氏 (向柳黛) 你不信他的話嗎?

關鍵 沒有的事……她不過怕生罷了……(向柳黛) 黛, 是嗎? (柳黛點頭)

關朱氏 我祇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看成多嘴的老太婆就好了。

柳黛 媽! 你還說老呢! 誰也不相信鍵是你的兒子。

關鍵 你要恭維我媽媽的時髦, 任隨你把她比個甚麼都可以的。

關朱氏 我時髦嗎?……哦, 我沒有理由再忙着梳裝打扮了, 今後小弟伴我出門的機會恐怕很少的

了……

柳黛 決不會。媽, 你不用改變你們的家常習慣。

關朱氏 我不願意做你們中間的障礙物。

柳黛 媽說笑話了, 我們非常高興能够跟媽一道出門去玩的。

關朱氏 少奶奶，你倒很賢淑……小弟的幸福本來我和你各自擔負着一半的。

柳黛 (微笑) 他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

關朱氏 應該痛愛他，他是值得人們痛愛的……

關鍵 怎樣痛愛自己的丈夫？她知道得最多，也最透澈，不需人家再告訴她！不是嗎，黛？

柳黛 是的，不需要吩咐了。(多情地看了他一眼)

(關鍵熱情地接近她。金福持名片上。)

金福 鍵少爺，有客！

關鍵 (始終挨着柳黛，看了名片以後) 車行老闆來了……

關朱氏 (瞧這相親相愛的一對兒，似感刺目) 快去接見他吧……

關鍵 是，我去接見他。(低聲向處) 你允許我暫時離開你嗎？

柳黛 你去吧……

(關鍵由通花園門下。)

第七場

關朱氏 虞柳黛

關朱氏 小弟買新車嗎？

柳黛 是媽。他想獨自一個兒使用一輛汽車，他自己開。可是我一個人出門的時候，便沒有車兒了。因此他給我買一輛最新式的自行車兒。

關朱氏 那麼，你是早就學會駕駛自行車兒了？

柳黛 是媽。

關朱氏 小弟不怕你遇着危險嗎？

柳黛 絕對沒有什麼危險。因為我的手脚相當靈活。昨兒我們還踏了自行車到崑山去玩了來呢。鍵很放心的讓我駕駛車兒，他坐在車兒後面，聽我飛跑了整天。

關朱氏 崑山去玩？

柳黛 那兒好玩得很……

關朱氏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小弟每年到那兒去遊春的……我們坐了汽車……我非常高興看他開車……他開得非常快，然而我却感到無限的安寧……我們常常是這樣的周遊了上海近郊的風景區。他還沒有告訴過你罷……

柳黛 沒有……媽，我們昨兒的遠足也够有趣的……我們迷失了道路。

關朱氏 在公路上？

柳黛 不是。這是我的錯誤。我挑了一條小路走，誰知道走不了多久，忽然沒有路可走了……我們也不知道身在何處，那時太陽已經下山，暮色沉沉，你想我們是怎樣的驚懼啊！

關朱氏 黃昏時兒迷失了路，又在秋天……不太可怕了嗎？

柳黛 可怕嗎？我們倒絲毫沒有感到。這一意外的事，反而使我們非常的開心……當我看到那絕路不能通行以後，鍵笑了……結果，我們祇能走回頭路，停留在一間最下等的旅館裏了，我們也不知道是那鄉鎮的旅館……在那兒我們吃了一餐最壞最壞的晚飯。

關朱氏 小弟不會再笑了吧！

柳黛 不，媽！他很高興，他還對我說，他出世以來從沒有過這樣好的胃口呢……後來看看天更黑了，他居然還有興緻提議就借那旅館歇宿一夜。

關朱氏 昨兒晚上你們不在家裏睡嗎？

柳黛 我們今兒早晨才回家的……

關朱氏 哦……如果我昨兒回來，還找不着你們了？

柳黛 一定找不着媽！

關朱氏（思索一回兒後）這許多新鮮消息，都使我感到驚異……小弟在平時是很難合得來的，他孤

傲得很……

柳黛（越說越高興了）啊！了不得！一張木板鋪的床，又髒又硬的棉被，他還假裝睡得舒服又舒服的……

關朱氏 太可怕了！

柳黛 他還有興緻再幹這一類的蠢事呢……

關朱氏 小弟改變得多了。他從前遇着了像這一類鹵莽的事，他一定十分不舒服的……這一回真可莫名其妙了。

柳黛 媽，不是這樣看的。俗語說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那也不過因為我們相愛罷了……

關朱氏 （很想假裝誠懇）是的，那再好沒有了。夫妻本來應該相互敬愛。我剛才還跟小弟談過一會兒，他表示他很幸福……

柳黛 （微笑）媽覺得奇怪嗎？

關朱氏 一點也不奇怪……小弟他真愛你到了極點。他曾向我竭力稱讚你……你真使他感到無上的恩愛了……

柳黛 他能感到幸福，我真愉快極了。我本來還想不出怎麼樣對待他，才能討得他的歡心呢……

關朱氏 他祇要有你在他身旁，也就甚麼都滿足了。少奶奶，你呢……你快活嗎？

柳黛 （又害羞，又快樂）我也十分幸福……

關朱氏 我知道你也很幸福的……

柳黛 哦，媽媽……

關朱氏 一個女人想嫁小弟這樣一位丈夫，一樣的忠厚，又一樣的漂亮，那一定是前世敲破了幾個木魚修得來的。他對你有的，是赤血丹心，始終如一的爱情……他的一切的一切，整個的屬於你

一個人了……

柳黛 我禱祝這種愛情永遠不要變動才好……

關朱氏 你真可愛……我願意對你說，我常常害怕我的小弟討厭這個家庭……啊！他要求我把他的書房移到這客廳來，我雖然不願意，可是我却不忍拒絕他……趁這機會再對你說說，你應該把這屋子看作是你自己的家庭才好。

柳黛 是，媽媽……

關朱氏 你們搬動這些古玩，要十分小心才是。

柳黛 請放心罷，有幾件容易震碎的東西，我預備親自動手搬到樓上去。

關朱氏 還有幾件東西，我覺得牠們是無價之寶……譬如，你瞧，這本書便是我教小弟啓蒙唸的……是的，是我教他認識「人手、足、刀、尺」的。他在孩童時代，便已顯得十分聰明着了——你會以爲我是怎樣的可笑，竟把這些東西都還保存着罷……

柳黛 (很恭敬) 不，媽媽！

關朱氏 真的……到你自已養小孩的時候……你對你底小寶貝所有的紀念物一定也會珍視的……(忽然不放心) 喔，在這寫字檯上的洋娃娃那兒去了？

柳黛 壞了……

關朱氏 啊，你把小弟的洋娃娃丟了……

柳黛（慚愧）我很抱歉……我不知道這是一件寶貝……

第八場

俞媽登場

俞媽 太太……喔，新少奶奶也在這兒？……太太，晚飯已經預備好了，要不要鬧到這兒來？

關朱氏 飯廳裏吃。（忽然想起）我的臥室，已經整理好了沒有？

俞媽 整理好了，地板也拖乾淨了。（退場）

關朱氏 這些有關小弟的紀念物，在我眼中，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柳黛 現在我知道了……

關朱氏（看錶）五點二十分，快到晚餐的時間了……我到樓上佛堂間去唸一卷經兒就下來。

柳黛 我們本來沒有一定的時間進餐的……媽，你慢慢兒唸好了。

關朱氏 吃飯沒有定時，這是極不好的習慣。這兒三代以來，本來都已經習慣了嚴格遵守時刻的……

好了，（邊說邊走，聲音不大高，像自語，又似對柳黛說的）現在我回家了，甚麼都要漸漸的有秩序起來。

……

（關朱氏下。柳黛因了這場談話，內心感到很不耐煩，隨便拿了一本書，很無聊地閱着。金福進來。）

第九場

虞柳黛 金福 其後何東上

金福 少奶奶，何東少爺來了。

柳黛 請他進來，哦，你去告訴鍵少爺一聲。

金福 鍵少爺有事情……

柳黛 那麼，你在他空暇時告訴他得了。

金福 是，少奶奶。

(金福退場。半嚮，何東進來，穿着西裝。)

何東 你好，柳黛？(他很有禮貌的握她的手)

柳黛 今兒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何東 你想不到我會來嗎？

柳黛 怎麼想不到？鍵早已告訴我了……哦，你爲什麼不來看我？

何東 因爲你結婚了……

柳黛 結了婚又怎麼樣……

何東 我以爲應該避避嫌疑的……

柳黛 鍵還不知道我們認識了這麼久……他的爲人，非常好的！

何東 (恭恭雙手) 恭喜你嫁着了一位乘龍快婿！

柳黛 (笑介) 你怎麼樣了？你不知道你的舉動可笑得很嗎？

何東 你認爲我的舉動可笑，那我馬上告辭了吧……(作勢欲出)

柳黛 (擋住他) 你(他止步)你變了……我們回上海已經有了一個多星期，可是你還不知道我

們的消息……沒有一個字條……甚至電話也沒有半個的。我常跟鍵談到你，我向他竭力稱讚

我們的友誼，如果像你現在這樣，那可不行了……鍵早就急於要打電話給你，想知道你的近況。

何東 實在我很少在家的，同時，又不願意來打擾一對新婚的夫妻！

柳黛 最壞最壞的一種自圓其說。其實，你的生活，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何東 你說甚麼？

柳黛 (微笑) 難道你忘了嗎，我就是你多年來的心腹朋友……

何東 你的意思……

柳黛 你剛才已經承認你從來沒有住在家裏……

何東 我不住在家又怎麼樣？

柳黛 一定給那個女人看住了！

何東 你想錯了門路了……

柳黛 是位少女嗎？

何東 請你相信我罷……

柳黛 那麼是已婚的少婦？

何東 別瞎猜了……

柳黛 賣腰的舞女賣唱的歌女還是賣笑的嚮導女呢？

何東 我要咒罵你了……

柳黛 給我猜着了，不是？

何東 (很嚴肅的) 你鬧够了吧？

柳黛 (有些不好意思) 你生氣了這回可真猜對了？

何東 你的猜測全無道理……

柳黛 這不是第一遭了，記得有一天你娶我陪你到女青年會去，說你想選擇一個理想的對像。

何東 夠了罷……我求你……

柳黛 爲甚麼你都記不得了這段故事既風流又香豔呀！

何東 我壓根兒不再做從前那樣可笑的人兒了……

柳黛 好……(短短的沉默後)你瞧，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的吵嘴……畢竟我們依舊是無話不談的

好朋友。你可知道現在你使我記起了甚麼哈，這張賭氣的嘴，還像你十歲左右的那個淘氣的小

孩子。你那時候常常使你母親嘔氣……（講到這裏，忽又想起她的母親）她老人家很好嗎？

何東（繆眉）她很好，謝謝你。

柳黛 過幾天我去拜訪她。

何東 幾天之內，她就要到鄉下去了。

柳黛 那我明兒就去。自從我和鍵回上海以後，也很少空閒的時間……我預備重新裝修這間客

廳。你全都參觀過了這幢房子嗎？

何東 沒有。

柳黛 你不常來這兒的？

何東 只一次……

柳黛 我以為你和鍵見面的時候很多的。

何東 見面次數倒確是不算少的……

柳黛 鍵不請你到他家裏來嗎？

何東 請過幾回，可是我不願意來。

柳黛 爲甚麼？

何東 聽說他底母親不大歡喜招待客人。

柳黛（沉思片刻）原來如此！

何東 關太太還在普陀山進香嗎？

柳黛 她在家裏，今兒才回來的。（繼續沉默，何東走向窗前幾步。）

何東 這花園還不錯。（返身轉向柳黛）夏天，這兒應該是非常風涼……

柳黛 （不注意地）怎樣？

何東 我說這間客廳，在夏天一定非常涼快……

柳黛 （仍不關心）是的吧……很涼快……（接着，又是一個新的沉默。）

何東 （誤會她的態度）柳黛，你很討厭我吧？……請原諒罷！近來，我的性情的確變得有點兒不近人情的了。

柳黛 （多情）你遇到了甚麼困難的事情嗎？

何東 （轉換話題）……我們還是談談你們的蜜月旅行罷。

柳黛 對了……讓我先問你一句，我們結婚那天，你爲什麼不來？

何東 （鬱怒）我參加你們的婚禮的。

柳黛 可是你沒有到這兒新房裏來……你的不來，真是叫人莫名其妙。

何東 我最怕鬧新房……哦，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度蜜月的？

柳黛 到杭州去爬山玩水……

何東 （用反話嘲笑她）很好玩吧……

柳黛 是的，好玩得很！

何東 那因為你從來沒有去過……

柳黛 我有旁的理由。

何東 甚麼理由？

柳黛 因為我回鍵一塊兒去了。

何東 (鬱怒) 你很愛你底丈夫？

柳黛 怎樣？

何東 我問你是否愛他？

柳黛 這……這是……自然的道理……

何東 你愛他，是否因為你決定愛你嫁給他的人兒才愛他？還是你本來就愛他的……

柳黛 (覺有趣味) 好玩的問題！正因為我愛他才嫁他。

何東 你怎樣知道你早愛他？

柳黛 你故意嘲笑我？

何東 這回我們可改變了脚色了。現在是輪着我來做你的心腹朋友了。

柳黛 缺德！

何東 真的……你甚麼時候才發覺你自己在愛他？

柳黛 我不知道。

何東 你認識他很久了？

柳黛 不久。我們在三個月前相識的！

何東 你們是一見鍾情的？

柳黛 我問你這種審問是甚麼意思？你要調查清楚了又有什麼用處？

何東（向他自己）譬如兩個素不了解的人，他們僅靠着從今天到明天的一段認識，就要開快車結合爲終身伴侶，這是可能的嗎？

柳黛 爲什麼不可能呢？愛情原是神祕的。

何東 以我的經驗說來，愛情只有建築在友誼上的。

柳黛 你以爲友誼可以變成愛情嗎？

何東 是的……這是愛情的進化論……（向他自己，不看柳黛）……已經有了長時間的認識，他却毫

無意思想把她變作他終身的伴侶，僅只向她貢獻偉大的友誼……可是，後來，有一天，在一場意外的變故之後，才證明這潛伏的情緒是不發則已，一激發便就不可阻遏的了……這就是我所說的愛情。

柳黛（遲疑不定）你說的『一場意外的變故』是甚麼意思？

何東 我是假定……離開一個地方。這是最令人懊惱不過的，當人們到了臨時覺悟之時，已經悔之

不及了……幸福早在他的身旁，他却不知道捉住它。

柳黛（爲了躲避，急換話題）喔，我忘了告訴你，今兒晚上的節目改變了。我們改在家裏用飯了。

何東（毫不關心）哦哦！

柳黛 關太太回家了……鍵不願意當她回家的頭一夜，便孤伶伶的留她一個人在家裏……（供

給他談話的資料似的）你聽了後，一定會問我：那麼她可以同我們一道出門呀——

何東（仍不關心）是的……

柳黛 可是，她老人家似乎太疲乏了……她可不能出門。因此……我們也就不出去了。

何東（幻想）家庭，婆婆，媳婦，夫妻……你很幸福……

柳黛 又是一篇「進化論」吧！對了，我忘了問你，你爲甚麼不快点兒結婚呢？

何東 已經……

柳黛 像你這樣年輕，還說晚嗎？

何東 十五天以來，我從沒有這樣孤獨的煩惱過。有人介紹我到四川農民銀行去作總務主任……

這是很好的，也是很少有的機會……而且又有絕對的自由……

柳黛 你拒絕了嗎？

何東 我沒有勇氣，單獨的一個人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柳黛 你母親不能伴着你一塊兒去嗎？

何東 我母親嗎？她有她的保守的習慣。像她這種年紀，絕對不肯再改變她底習慣了。唉！假如我有……

柳黛 我有一個勇氣十足的妻子，她不怕重山，又怕吃苦……

柳黛 一個女人，只要從她愛了她底丈夫那分鐘起，甚麼重山，甚麼地獄，她都不怕的了。而且還跟這個却巧相反，這是一種多麼理想的生活，自由地來去，不關係任何人的事，又怕受任何事的束縛。你想世間那有這種傻女子，拒絕這樣美好的命運？

何東 因為我還沒有找着這一類的女子，所以我拒絕了。這就是我煩惱的內幕，也就是從你回上海——後，我不來看你……（他有意無意的很接近她）

柳黛 （乘機打斷這場談話）你瞧……鍵來了……（她走向花園的門去）鍵，何東早來了……

第十場

關鍵上場

關鍵 對不起，勞你久等了！（他和何東握手）

何東 沒有關係，好在還有尊夫人陪着我擦擦天兒……

柳黛 我跟他談我們的蜜月旅行。他不愛杭州的風景。

關鍵 這是不可能的！

何東 在自己家裏最舒服不過的了。

關鍵 自然，以前你去杭州……是否單獨一個兒去的……

何東 單獨一個兒……

關鍵 好朋友，現在一切不辯自明了。永遠應該兩個人在一塊兒，才好賞鑑西子湖邊的詩意的風景，

風景的詩意！

何東 你誇耀你有妻子了？

關鍵 我決不否認這話的。（他想把柳黛抱入懷內，可又礙於何東。）

柳黛（慢慢推開他）放手……

關鍵 在老朋友面前，我們沒有什麼好顧忌的……

何東（煩惱。態度稍變）是的，我決不……不……

關鍵 他是我們兩個兒的朋友，我們的幸福也可以使他幸福的！

何東 很對……

關鍵 老朋友，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

何東 甚麼希望？

關鍵 我希望你也趕快結婚。跟你所愛的她，而她也愛你的女人趕快結婚。那麼，你再不會羨慕我們了。

何東 謝謝你的好意……

關鍵 你不想結婚嗎……

何東 是，我還沒有想到它……

關鍵 你錯誤了。一個人不結婚，將會感到人生的空虛，一無所得的了。祇有結婚……

柳黛 你不要糾着他鬧……他始終不會聽你的話的。

關鍵 (喫驚) 你叛變了！(向何) 在你未來之前，我們已經舉行過了一個祕密會議，商量好怎樣團結起來征服你。現在她不管我了……

何東 女人都是沒有恆心的。

關鍵 (向柳黛開玩笑) 當心我的報復……(可又正經地向何東) 阿黛可曾告訴了你，我們改在家裏晚餐了……

何東 原諒我罷。我剛才已經向她說過，我不能久留此地了。

柳黛 (驚奇) 什麼？

何東 是的，絕對不能久留。這是意外緊急的事……

關鍵 你同我約好了……早就定好了這個約會……

何東 我知道。可是今晚湊巧有個朋友……路過上海……他明兒就到漢口去了……我不能不略盡地主之誼，招待招待他……

關鍵 那真掃興……那麼，那一天我們再見呢？

何東 還說不定……回頭打電話給你再定罷……（走向柳黛前面鞠躬）再見！

柳黛 再見……

關鍵 （他送何東出去）你說……今兒是星期日……你願意我們先約好一個日子嗎……（同下）

第十一場

關朱氏上

關朱氏 現在已經六點十分，在二十分鐘內我們就要吃晚飯了……小弟不在這兒？

柳黛 他送何東先生出去了。

關朱氏 奇怪……他來過這兒了？

柳黛 是的。鍵請他吃晚飯。他來辭約，說他不能來了。

關朱氏 不來更好……我有點兒累了，今晚上我不想接見任何客人（關鍵進來）喂！你的朋友不願意在咱們家裏便飯嗎？

意

關鍵 他走了。我真莫名其妙……（轉向柳黛）你沒有注意到嗎？他的態度完全變了……

柳黛 我沒有留意他的態度……

關鍵 變了，他總不肯跟我約定一個日子。

關朱氏 你本來不應該勉強他來這兒的……

柳黛 何東是一個很難找得到的朋友。

關朱氏 這是事實……喔，我忘記了他也是你的朋友呢……

關鍵 他太愛好孤獨了……

柳黛 愛好孤獨就壞了嗎？

關鍵 誰說壞！我並沒有指摘他這一點。

關朱氏 在日常的社會生活裏，人都不是離羣索居的動物……

柳黛 要有大勇的人，才能過他孤獨的生活。

（金福登場。）

金福 太太……（他把晚報遞給了她）晚報。

關朱氏 你把中間那盞電燈給我熄了。那麼強的光線更使我累了。（金福趕快實行命令。在帳桌上只有

熒熒的一盞台燈亮着。關朱氏坐近燈前的一張靠椅上，展開報紙。這張椅子正是金福剛才說過的是從前關老爺常坐的。關鍵站在她的後面，撐着椅子靠背，從她的頭半邊透過去看晚報，那台燈射出的軟弱的光線，正照着她們兩人的上半身。而她們兩人的影兒，却又深印在右壁的關氏遺像上。柳黛則獨坐在黑沉沉的左邊。）今晚有些甚麼新聞……啊，阿彌陀佛……瞧這「華北通訊」……多慘……

關鍵 什麼？

關朱氏 旱災，大鬧飢饉……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可是，管它……其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啊！

……祇要我們自己能够得到温飽……(回頭向鍵) 可不是嗎？小弟……
(他們很慈愛的相視微笑，繼續看報。柳黛依舊獨自一人坐在黑暗中。幕慢慢地下。)

——幕——

第 二 幕

景： 關公館的小書房
時： 初冬的一個下午

關鍵的小書房。一間陽光十二分充足的屋子。深處盡是鋼幹玻璃長窗，觀衆可以從這窗子瞧見外面的走廊和花園中的樹木。通常出入的門設在左側；右邊的一扇門，是通花園的。

室內用具（如書櫥、寫字台等等）都很非常新式，並且輕巧合宜。

第一場

虞柳黛 金福 再後關朱氏

幕啓時，柳黛上。她是剛從外面回到家裏，所以還沒有時間脫去她的大衣。她持着一個紙匣和一束玫瑰花。她把玫瑰花放在寫字檯上後，便打開紙匣，拿出一隻法國貨的藍瓷花瓶兒來，她活潑又快樂的將瓶兒瞧了又瞧，把牠安置在右邊的沙發旁的茶几上。然後退遠幾步，賞鑑這一傑出的工藝作品，顯然，她很表示滿意。接着她又把花束解開，一枝一枝的插入那瓷瓶內，再退後數步，重新欣賞一番。最後她才脫去了身上的大衣，走到左邊門口按鈴。半響，金福進來。

金福 少奶奶，是您按鈴嗎？

柳黛 請你給我一點兒冷水，養養這束玫瑰花兒。

金福 是，少奶奶。

柳黛（注視花瓶）這花瓶漂亮嗎，金福？

金福 很漂亮，少奶奶。

柳黛 昨兒少爺說了這茶几上還缺少一件擺設的裝飾品，我就到處找去，找到今天才買來了這個法國貨的藍瓷瓶兒……哦，快去拿水來吧。

金福 我就去，少奶奶。

柳黛 (移動一張靠背旋椅，因為有人把牠推在寫字台前) 是你把它搬在寫字台前而來的嗎？

金福 不是我，少奶奶。

柳黛 我天天把牠移到那兒，然而我又天天瞧見牠搬回這兒來了，真討厭……

(金福下後，柳黛把椅子仍舊安放在她剛才向金福指定的位置去)

第二場

關朱氏上

關朱氏 你今兒沒有出門嗎？

柳黛 出去過的，媽，我剛剛才回家。

關朱氏 何東先生來了嗎？(她無意識的把椅子又移回原來的位置去)

柳黛 沒有，我正等着他。他說要送幾張戲券來，今兒晚上到仙樂劇場去看話劇的預定座券。

關朱氏 (坐在她剛才移過來的椅子上) 哦，我真累得要死了！

柳黛 許是氣候不正常的緣故。

關朱氏 哦……可是今兒我到南京路的各大百貨公司去，穿來穿去，多走了路，也是最大的原因。

柳黛 你爲什麼不坐汽車去呢？

關朱氏 是的。小弟今天不坐，他把那輛汽車留給我坐。你呢……你出門是騎你自己的自行車嗎？

柳黛（微笑）是的。

關朱氏 啊！你將使我駭壞了。假使我要騎一輛自行車到南京路的鬧市去，那可萬萬不行了！……

柳黛 這是經驗關係。

關朱氏 現在的女人真野性得很！她們都是胆大包天——假如我的丈夫看見我在南京路上騎了

自行車兒飛跑……啊！他會嚇得瘋狂的。

柳黛 是的，媽。可是鍵也有他的道理……

關朱氏 我頭一次瞧見你一個人騎了自行車出門的時候，我忍不住對小弟說他容許你冒生命的

危險，未免太糊塗了！……你可知道他怎樣答覆我……

柳黛 我不知道他怎樣答覆你，媽。

關朱氏 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望着我笑。顯而易見的，這是他表示我已經是給新潮流淘汰了的人物

了。唉！我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氣煞人！……我的年紀……

柳黛（否認）在你的年紀……媽，你說得太過分了！……你的年紀……

關朱氏 也許過分。真的，新搬來的隣人們，絕不相信我養了一個這麼大的兒子，他已經結婚了。你可知道從前有好幾次，小弟伴我一道出門的時候，人家往往會把我們認錯的，真是好笑極了……他常常陪我去喝咖啡，當我踏進咖啡店的時候，所有的眼睛都釘在我們兩人身上了……尤其那些女人們，更是豔羨似的瞧着我。小弟他真是英俊標緻……而我也還相當的年輕，所以他的朋友們已經不止一次的絕對不相信我們倆是母子……

柳黛 (打斷她的話) 媽，我知道……

關朱氏 你知道小弟已經告訴了你嗎？

柳黛 不是金福……

關朱氏 (不好意思地) 嘎……(隔了一些時間以後) 小弟還沒有回家嗎？

柳黛 沒有。我正等着他。

關朱氏 那好極了！(按鈴)

柳黛 媽要甚麼東西嗎？

關朱氏 (神祕似的) 哦，你等等就會瞧見的。(金福進來) 金福，你叫俞媽把我佛堂閣裏的那個紙匣

拿來……

金福 是，太太！(退出)

柳黛 媽，你買了許多擺設品嗎？

關朱氏 你猜對了。我化了許多時間才找到我所要買的東西。啊！那些百貨公司的電梯，都貼着「只上不下」的字條，並且三樓也要叫你自個兒走上去的，真是走得我累極了！（她又坐下）

柳黛 媽真累了的話，我們可以早點兒吃晚飯。

關朱氏 （不解）早點兒吃晚飯？

柳黛 是的，媽可以早點兒安眠……

關朱氏 謝謝你！我還沒有老到這一地步。（她目擊柳黛曾經移動過的椅子，又把牠推去靠在寫字檯邊。這時，——俞媽挾了一隻紙匣上。關朱氏指着剛才柳黛擱置過瓷瓶的地方）放在那兒。

俞媽 是（放了以後）太太還有什麼吩咐嗎？

關朱氏 沒有什麼事了。（俞媽退場）

柳黛 媽，這是些甚麼？

關朱氏 等等你就會知道的……（她打開了匣蓋，拿出一個笨重的銅鉢來，這是一種價值很高的古董之類）

吧）你瞧，多麼古呀！據骨董鑑別家說，這是五代以前的東西。

柳黛 媽，預備把牠擺在什麼地方？

關朱氏 少奶奶！你不記得小弟昨兒說他這茶几上少了一件裝飾品嗎？

柳黛 我記得很清楚。

關朱氏 （拿起她買來的銅鉢）那麼，你瞧！（她把銅鉢放在寫字檯上）啊，再合適也沒有了……哦，我買了

同樣的一對兒來。(她拿了另一隻銅鉢，站在柳黛放的瓷瓶前呆住了) 這是甚麼？

柳黛 媽，我也想到而給他買來了。

關朱氏 (有些憤氣) 你今兒才買來的嗎？

柳黛 (又感到勝利，但很客氣) 誰說不是呢，媽？

關朱氏 (轉身向寫字檯) 那嗎，那邊兒呢？

柳黛 那邊？

關朱氏 你應該買一式一樣的兩隻。

柳黛 (很輕視的樣子) 這種花瓶兒很難找到同樣的一對兒來。

關朱氏 (不服氣的樣子) 是嗎？

柳黛 找不出的……這是一個很古老的法國藍瓷瓶兒，我從霞飛路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買來的。

關朱氏 可是……我總覺得它稍爲小了一點兒……

柳黛 我却絲毫不覺得牠小……

關朱氏 這茶几很寬闊，把這麼小的花瓶擺上去，好像大的蹄膀上頭放一隻小蝦，不調和的，因爲大

小的比例差得太遠。

柳黛 我最怕笨重粗大的東西，我愛的是小巧靈瓏……

柳黛（稍帶激怒）媽，我不敢這麼想……我只說這個花瓶是踏破鐵鞋也很難找到一對來的。

關朱氏 價值很貴嗎？

柳黛 我化了八萬五千法幣買來的……

關朱氏（喫驚）八萬五千……

柳黛 是的……這是我給鍵的至美無上的禮物……

關朱氏（思量一會）確是貴重的禮物……不過，我相信他更愛我這一對銅鉢的……真對不起

……（她移開柳黛的瓷瓶，用她第二個銅鉢去填補那一空位置）我憑良心說，這銅鉢擺在茶几上比較

起你的花瓶來，要更像樣點兒吧！

柳黛（冷淡）不，我却不覺得它好。

（她很奮激的移開了銅鉢，再把藍瓷花瓶放回原處。這時，却巧關鍵推進門來。）

第三場

關鍵登場

關朱氏 啊！他回來了。——小弟，你快說出你的意見來……

關鍵（很機警）我的意見……你們在討論甚麼問題？

關朱氏 你說，你愛那一件？——在你的茶几上擺這一隻銅鉢好？還是那個藍瓷瓶兒好呢？

關鍵 (站在她們中間，面對茶几而立，看看柳黛，又看看關朱氏) 真虧你們兩人都想得這麼周到……

關朱氏 (催促) 你快說……

關鍵 (仍機警) 哦，銅鉢，既樸素而又古雅，擺在茶几上頭，大方得很！(關朱氏聽了，當然感到勝利在望了)

但這小藍瓷瓶，顏色藍得像天空，也像海洋，把牠放在這茶几上，作為小擺設品，也是十分可愛的！
(柳黛感到勝利可操左券的了) ……實在，兩者很難分個高下……

柳黛 你再選擇一下罷……

關鍵 (遲疑不決) 如果把這小藍瓷瓶擺在這兒，(指着茶几) 那邊兒應該擺什麼才對稱呢？(他又

指着寫字檯)

柳黛 (討人歡喜似的，在她底勝利的盼望裏) 找一件旁的美術品。

關鍵 那還得化時間去找呢……我以為……

關朱氏 (勝利似的) 可不是嗎？我早就向你說過：應該買一式一樣的兩隻……

柳黛 (感到被辱) 那……很簡單……(她萬分憤怒地拿起藍瓷瓶，扔在地上，打得四分五裂，兩頰流滿了淚，

嗚咽地倒在沙發上哭。)

關鍵 (吃驚，向他母親) 這為什麼？

(關朱氏作個手勢，意思是說：「問她自己去！」隨即退場。)

第四場

關鍵與其妻處柳黛

關鍵 (挨近她，親熱地) 爲什麼寶貝兒！

柳黛 (仍流淚，推開他) 走開，別來管我！

關鍵 (注視碎瓶) 到底是爲什麼，你要把這可愛的花瓶扔碎呢？

柳黛 (孩稚氣的，且哭且說) 別問了……你討厭牠，你不喜歡牠，還說什麼可愛呢……

關鍵 好了罷寶貝兒，你願意對我說明，對我解釋嗎？

柳黛 (依舊孩稚氣的，哭泣着說) 我已經受够了，再也生活不下去了！這就是一切！

關鍵 受够甚麼，寶貝？

柳黛 (哭得更傷心了) 啊，甚麼都受够了……這個家庭……這種生活……這……你的母親！

關鍵 我底母親哦，這個(指着躺在地上的碎花瓶) 跟我底母親有甚麼關係呢？

柳黛 (還是孩子似的，淚流滿面) 你的腦袋真還蒙在鼓裏，甚麼都不知道——昨兒，你不是表示過你

的希望嗎？於是你媽媽馬上就來滿足你的希望了……我……我自然也一樣，想討得你的歡喜

的……可是結果我却失敗了……多羞恥，多坍台呀……

關鍵 那麼，這對銅鉢……

柳黛 是的，這就是她買來的醜怪東西！……她也不預先告訴我，說她已經買了你所要的擺設品。

……現在……你偏愛這銅鉢……她是怎樣的勝利了……而我……（越哭越利害了）

關鍵（想笑，但却竭力忍住）你放心罷，這並不是一齣悲劇！……

柳黛（依然嗚咽）悲劇怎麼不是一幕悲劇……

關鍵 絕對不是悲劇，寶貝！

柳黛 永遠是悲劇！一幕無法挽救的悲劇！

關鍵 還不夠簡單嗎？你再去買一個藍盜花瓶來，我發誓一定把牠擺設在茶几上……這不是「轉

悲爲喜」了嗎？

柳黛 不能。

關鍵 爲甚麼呢？

柳黛（仍哭）這是不可能的……

關鍵 不可能了？

柳黛 是的，我爲了買這瓶兒，把我所有的私蓄都化光了……

關鍵 這藍盜瓶很貴嗎？

柳黛（嗚咽）貴得很！

關鍵 多少錢買來的？

柳黛 八萬五千法幣。

關鍵 (拾碎瓶片) 那不太可惜了？

柳黛 (用淚眼看) 不用檢這瓷片兒……

關鍵 試試看，我來把牠用瓷膠黏起來，也許還可以……

柳黛 來不及了……我的心也跟着牠一塊兒碎了……那是沒法用膠水重新把它黏合起來的！

關鍵 (他已無心談諧，不由得不感動) 寶貝……你的用心好苦……我現在才完全了解你……

柳黛 太遲了……(她揩乾了眼淚，站將起來) 而且這種不幸，也會層出不窮的！

關鍵 你說得未免太過份了！

柳黛 我說得過份……你瞧，任何一個時候，你母親都要擠在我們兩個人的中間……真是可惡得

很！

關鍵 罵得也太利害了吧，你不能禁止她不送給我銅鉢啊……

柳黛 瞧你……你是永遠不會了解的……這種意外的事，本來可以不放在心上的。可是，牠却不斷

地增加，一天比一天的利害起來，這使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極大的苦痛……真的，每一分鐘都

有新的事變發生……這是沒法兒忍受的……以前我已經向你說過幾次了，你又從來不肯聽

我一句話……好了，今天甚麼也完了！我已經到了不能再……

關鍵 你氣量太狹了。

柳黛 哼……

關鍵 你說，她那一樣不是呢？

柳黛 她太關心你了。

關鍵 她是我底母親！

柳黛 可是，我是你底妻子呀！……

關鍵 (微笑) 妻子和母親並不衝突……

柳黛 你不是女人，一輩子也不會了解這中間的高低濃淡……

關鍵 我知道的。——可是，至少，你要告訴我一樁明瞭的事實。像剛才那種小孩子脾氣，這是不能成

爲嚴重的問題。而且你一下子就使性子，扔東西，恐怕也不能否認這種舉動是毫無意義的吧？

柳黛 俗語說：『手臂朝裏彎，』兒子總庇護他自己的母親的……

關鍵 母親是自己的，妻子也是自己的！我決不庇護你而損傷她，也決不庇護她而損傷你……我聽

你說……你得舉出一樁明瞭的事實來。

柳黛 (漸漸感到煩惱) 明瞭的事實嗎？……我不知道。我祇感到……即使她不說話都會使我難堪！

如說：我穿一件比較配身一點兒的衣服，她就釘眉釘眼起來。當我跟你一塊兒出門的時候，她的態度便表示出她已經犧牲很大的了。她還有一種自以爲是的怪脾氣，常常說你的臉兒已經沒有結婚以前那樣血色好了。她想討你的歡心，甚至比我更要利害。這真可惡死了……而且故意

弄得你不跟我的意見相合，她才高興……有個時候，一開口就背這句老話：『從前，小弟常常陪着我散步……』……閉口又是『現在他沒有時候跟我一塊兒出門去啦。』難道你真猜想不到，這一切都會令我生氣的嗎？

關鍵 我想不到……其實，假如這些話會引起你的不愉快，那你就乾脆的不要去聽牠，假裝聾子，這還不是很容易的嗎？

柳黛 假裝聾子……我願意極了；可惜我的能力却辦不到，因為這是不可能的……這些不幸的事，每天要重演十次，百次，千次，萬次……：你可知道她還怎樣的找事情來氣我呢？……她竟把你初戀的情人底照像，都一張張的找出來給我看了……：假如我對這種紀念物表示一點兒妒忌的話，說不定她還要把她們的情書都會拿出來唸給我聽了……

關鍵 (微笑) 這倒不壞……

柳黛 還有千千萬萬的感觸，我一時腦海裏記不起來了。如果把這千千萬萬的感觸，一件一件的分開來說，自然表現得太幼稚了，值不得計較的。可是一件又一件把牠們連串了起來，便可把這家庭的空氣弄得使人不能呼吸的……聽見沒有……：那會逼得人不能呼吸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關鍵 不要這樣……心平氣和些吧……：媽媽做事的方式，我承認有時兒太不巧妙了。可是，寶貝，你並非單獨跟她一個人生活呀……：我差不多時時刻刻都在你的身邊。我想多少可以減輕你的

苦痛了吧？

柳黛 我的苦痛是滅不了的。

關鍵 可是……你究竟不是不幸福的人兒呀！……

柳黛 只有你才這樣想，我是世間最不幸的人。

關鍵 (又想把她抱入懷內，他一心以爲這樣可以取悅於她了) 可是……在旁的時候呢？……

柳黛 (極力掙脫) 走開，這個再也不能使我滿足了！……

關鍵 你不願意跟我接吻？

柳黛 不願意……我們現在談着正經話……

關鍵 (微笑) 當你談正經話的時候，格外的顯得天真和可愛了！……

柳黛 好，這就是你的結論！你不想我剛才提的問題是多嚴重……你還以爲我在向你撒嬌，作嘍，

尋開心真是……

關鍵 (仍笑) 天曉得……

柳黛 (嚴肅地) 你把我看作你底洋娃娃！……

關鍵 (又想把她抱入懷內) 我是怎樣痛愛我底小洋娃娃啊！……

柳黛 (忿怒地掙脫) 是的……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洋娃娃……一個沒有頭腦靈魂的洋娃娃，一

個沒有創作才能的洋娃娃……牠的生活，應該受千萬人的束縛的！牠的好處，供你玩弄，使你快

樂哼……

關鍵 (心裏十分難過) 柳黛！

柳黛 (幾乎噁了起來) 你以為你的滿足，就是我的滿足，跟我接個吻，便能使我幸福了嗎？差得太遠……
你母親給我的一腔怨恨，已經够受了，還要加上你這種滿足，無聊的滿足……

關鍵 (大聲) 好了，別說糊塗話了！

柳黛 生活不是爲了這些無聊的滿足！俗語說：『不自由，毋寧死！』你能把這個叫作糊塗話嗎？
關鍵 (生氣) 『不自由，毋寧死！』好一個文明的詞兒！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你想到了不去實行，讓

它單純地成爲標語口號嗎？

柳黛 我沒有生活，也沒有家庭！

關鍵 我的生活便是你的生活，我生活着的地方也就是你的家庭！

柳黛 這就是個證據：『要在這兒改造是絕對不可能的！』傀儡生活！傀儡家庭！

關鍵 我不願意搗毀我母親的習慣……

柳黛 你底母親……又是你的母親……永遠是你底好母親……

關鍵 (勃然大怒) 夠了！我禁止你用這種腔調來侮辱她……如果你想把我不引導到叛逆我母親的

路上去，你的算盤便打得大錯而特錯了！

柳黛 我打算盤我教唆你叛逆你母親？

關鍵 那麼，你要什麼呢？

柳黛 我要求我的自由，我的意志……我的希望也很簡單：我們不再跟她生活在一塊兒！

關鍵 當我向你求婚的時候，早就約好了我們同住在這兒的……這裏邊的理由，我也向你說過的。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我是她唯一的安慰的人！現在你要用計謀使我離開她，這是毫無用處的。——我永遠不願使她老人家傷心，你懂得嗎？

柳黛 那末我呢？我的傷心，你可不管了？

關鍵 怎麼你也傷心？這是你的成見（冒了火了）我永遠不聽從你！你傷心吧，傷你一輩子的心吧！

柳黛（戰慄）鍵！你當心！你願意瞧我陷入某種境地！你願意瞧見我們倆一塊兒陷入某種境地！好罷！

……
關鍵 你……你不用威嚇我！

（他們兩人對峙而立）

柳黛 我請你鄭重考慮，作個最後的決定：要她，還是要我……

關鍵（可怕的样子）別這樣迫着我，否則……

柳黛（害怕她用手蒙住關鍵的嘴，止住他不要說出不可挽救的話來）鍵！

（一會兒全都明白了，兩人好像酒醉後的蘇醒一樣，接着一個長時間的沉默。關鍵努力着壓制他自己。）

關鍵 好了，讓我們講和了吧！我們真是一對瘋兒，剛才我們的神經都錯亂了！你瞧我們兩個兒對峙

地站着，好像兩個準備決鬥的仇人一樣……然而我們決不能夠因了這點而鬧分裂……（作手勢叫柳黛不要抗議）是的，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覺得你近來愈離我愈遠了。這裏面一定還有旁的理由吧？

柳黛 鍵，相信我，只爲這些爭辯吧了……

關鍵 也許還有旁的事，祇是我不能解釋吧了……

柳黛 那麼……你願意還有新的不幸事件發生？

關鍵 不止一次，最近兩個月來，我總覺得我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心心相印了……結婚一年以

後將變成怎樣，我更不敢想像了……這是很明白的，你剛才向我表示敵愾……我想擁抱你的

時候，你底態度又那麼的冷淡……真是……（沉默，眼睛緊緊地釘住她）柳黛，你願意我們兩人的

愛情破裂嗎……（他扭轉她的肩來，尋找他的注意）好……好柳黛……（似乎十分的不放心得很）回

答我罷……你不會懷疑我對於你的愛情吧……可是，我應該不應該懷疑你對我的愛情呢？

（她在這時才轉過頭來，兩人的視線相遇，他把她抱入懷內，深深的接吻。關朱氏拿着一封信進來，在這一對緊抱着的恩愛夫妻前面，她故意後退，表示不可言喻的反對。）

第五場

關朱氏 關鍵 虞柳黛

關朱氏（輕輕咳嗽一聲）……

關鍵（放開柳黛，有幾分不大樂意的樣子）甚麼事媽？

關朱氏 哦，我打擾了你們吧？

關鍵（略帶憤怒）沒有的事……這是甚麼？

關朱氏（遞過信封）一封快信……

關鍵（輕唸）關鍵先生——夫人（他小心地遞給柳黛）怎麼樣？你把牠拆開來唸。

柳黛（她唸發信人的地址）蘇州宮巷一〇七號朱耀德寄。

關朱氏 我先走了……

關鍵 等等媽……這是耀德表弟寄來的，你都知道他信裏說些甚麼呀……

關朱氏（坐在寫字檯旁）我想他們一定爲了搬家，因爲他們最近新買了一幢房子，好像是花園房子，

裏邊兒有很大的荷花池。她在她兒子的寫字檯上拿了一張像片細看，關鍵走去把它掩好。柳黛沒有察覺，

她看着信）是少奶奶的新照片……這淡黃色漂亮得很……可惜……修得太過分了一點兒……

開照相館的人總愛把顧客們的照像修得比他們的本來面目還要好看幾倍……小弟，剛才我

在旅行箱裏找出我在普陀山照的像片，我想買了鏡框裝綴好了，再給你的……哦，將來隨你把

牠擺在那兒都可以的……

柳黛 表弟請媽和我們一塊兒到蘇州去喝他的結婚喜酒——鍵，到了蘇州，我們應該去重遊一下

虎丘山那劍池好玩極了！

關鍵 他的結婚日期訂在那天？

柳黛 下星期六。時間剛够分配——我們一定去，不是嗎？

關鍵 你高興，就回信給他說我們一定去賀喜得了！

柳黛 我馬上寫回信。（坐近寫字檯去寫信）

關朱氏 少奶奶，請你附帶告訴我的內侄一聲，說我不能趕去喝他喜酒。

柳黛 好的。（她寫）

關鍵 （短短的沉默以後，向他的母親）媽爲甚麼不去？這是舅舅頭一個孩子的喜事——

關朱氏 你應該知道醫生再三的叮囑我多多休息休息。

關鍵 這有甚麼打緊？你在舅舅家裏也可以休息的……

關朱氏 不能，我沒力量去軋火車……

關鍵 媽身體有點兒不舒服嗎？

關朱氏 昨兒我的心痛了很久……我有些擔憂……

關鍵 昨兒媽爲甚麼不說起呢？

關朱氏 說有甚麼用處……

關鍵 可是……這不是拒絕去喝喜酒的充分理由……

關朱氏 怎麼不够充分……坐火車已經使我够累的了……到了他們家裏以後，要是給他們拖住了打打賀興麻將，那真不知道遲延到甚麼時候兒才能睡覺呢……我情願留在家裏唸唸經兒。你們兩個人去得了……

關鍵 萬一你在家裏病倒了呢？

關朱氏 這兒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俞媽和金福他們伴着……小弟，不用太替我耽心了……

關鍵 媽如果早點兒依照醫生的話，午夜裏不起身來唸佛，現在也不致於不能和我們一塊兒到蘇州去了……

關朱氏 你不用耽心我……（向柳黛，柳黛這時已經寫好信）少奶奶，你在信上說，你們兩個人一定去……

柳黛 我早已寫上了。（她將封信）

關鍵 我們讓你一個人留在家裏，你不寂寞嗎？

關朱氏 小弟，我從來沒有埋怨過你。

關鍵 媽有病嗎？

關朱氏 沒有。再說，即使有點兒病痛，也有甚麼要緊呢……我不願意因……因了我的病痛，使你們

也不高興起來……

關鍵 媽是不是覺得病勢很重？

關朱氏 我只覺得太累了一點兒……

關鍵 (激烈) 爲甚麼……你今兒一定多唸了經?

關朱氏 (怯懦) 不,我到南京路去買(指着銅鉢)……

關鍵 (和緩) 那麼,你該休息休息了……

關朱氏 今兒晚上……我想就在我寢室裏用膳,你願意嗎?

關鍵 我打電話給趙大夫,請他來趙怎樣?

關朱氏 不用,你不用多麻煩……(向門走去)

關鍵 (生氣得很) 這不是麻煩不麻煩的問題……而在知道媽的病情是否嚴重?

關朱氏 你爲甚麼這樣難說話了?你……

關鍵 (自知失言) 今兒晚上我的神經太緊張了……媽,原諒我吧……回頭我就到你寢室裏來看

你……(他很親熱的陪送她到門口)

關朱氏 (將出門時) 你就來嗎?

關鍵 是的……

關朱氏 你別忘了!

關鍵 我一定來……上樓去罷……多多休息休息。(關朱氏出。關鍵重又上場,愁眉不展的。一個長的沉默。

柳黛注意她的丈夫,等他發言)你一定要去蘇州嗎?

第六場

關鍵與其妻虞柳黛

柳黛 是的，哦，不……爲甚麼？

關鍵 到蘇州去，我內心一定會感到不安的——因爲每一秒鐘，媽媽的病勢都有加重的可能……
柳黛（大嘆）原來如此！——可是，我正等待她的病勢發作呢……哼，她早把你看透了。孝子，其實你在她的眼中，是個可憐的應聲蟲吧了（低罵）這老太婆真利害……

關鍵（奮激）一切的好話，只要從你的嘴裏吐出來都會變成齷齪不堪的了。真是……（他把下半句「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藏到肚子裏去罵了。）

柳黛（暴怒）沒有爭辯的餘地……我知道我們不去蘇州了。拿去（她忿恨地把那封來信擲還給他以後，又將她剛才寫好的覆信撕個粉碎）你自己答覆去……你……我們不去喝你表弟的喜酒……這沒有多大的關係……可是，這一次倒使我下了最後的決心，我要離開這個牢獄似的家庭……
關鍵 柳黛，這一次你可鬧够了……好吧，你歡喜去，我們就去罷。你重寫一封覆信，馬上就寫，怎樣？……（過了一些時候，瞧她依然不寫）我伴着你寫……

柳黛 不寫！我剛才已經向你說過我不去了。
關鍵 你不去？

柳黛 是的，不去！

關鍵 你的花樣鬧够了吧！我也甚麼都够了。——隨你，你要怎樣就怎樣罷！（他憤然往外跑，用力將門一

關，「碰」然作聲）

第七場

關朱氏 虞柳黛 後來何東

（這時室內祇剩柳黛一人，忿怒之狀，溢於顏面。關朱氏上。）

關朱氏 少奶奶，小弟剛才從我的身邊經過，瞧他的臉色似乎煩燥得很……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呢？（柳黛很久不答話）沒有要緊的事罷……

柳黛（不耐煩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關朱氏 那到底爲什麼……

柳黛 到底爲甚麼……甚麼也不爲……是的……我們不去蘇州的了。

關朱氏（滿意得很）是小弟的主意吧……

柳黛 不是，不是他……這是我！

關朱氏 我很希望不是因了我的原故，你們才不去的……

柳黛 決不是。我不歡喜去……這是唯一的理由……

(沉默半響，門開，金福引着何東進來。)

關朱氏 (很饒幸的得到這件分散注意的事) 啊！何東先生來了！——你很好嗎，何先生？

何東 托福托福，伯母！(向柳黛) 密絲虞！

柳黛 何先生！

關朱氏 我們一直盼望你來，真連眼睛都快望穿了。少奶奶等你來也等得不耐煩了。(轉向柳黛) 是嗎？

何東 多謝伯母的關心我……(向柳黛) 鍵兄近來很好嗎？

柳黛 很好，謝謝你。

何東 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關朱氏 對了……何先生最近來了三次，一次都沒有遇見他……

何東 是的。自從上星期二到江灣葉家花園去了以後，我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了。

關朱氏 上星期你們到江灣去了？

何東 是的。鍵兄跟我比賽網球……

關朱氏 啊，誰勝了？

何東 (有些礙難) 鍵兄……自然是他勝的！

關朱氏 (神采奕奕) 他真是個無敵的球王，永遠打不敗的……

何東（仍帶一些癡難）打不敗的！他打得既熟練而又活潑。我……

關朱氏 可惜我錯過了來參觀你們的比賽，否則……

柳黛（討厭這種囉嗦，搶着向何東說）你帶來了仙樂劇場的戲票嗎？

何東 沒有。

柳黛（愁悶）你不是早約定了，在今兒……

何東 想盡方法，僅僅弄到一個坐位。

柳黛 就是你常包的那個坐位嗎？

何東 不是……另外一個……萬分抱歉，今兒只能送一個坐位給你。

柳黛 那多掃興！……

關朱氏 爲甚麼？何東先生不是預備好一個坐位給你了嗎？

何東 她想和她丈夫一塊兒去，伯母！

關朱氏（向處柳黛）你一個人去得了。小弟只要你能快活，他便比甚麼都高興了。

何東 戲券在這兒……任隨你們怎樣處置罷……（他遞票給柳黛）

柳黛 好的……我一定去看……

關朱氏（似太固執了一點兒）是的……何東先生可以陪着你去。

柳黛（急向何東改口）讓我先問問我的丈夫再說，如何？

關朱氏 你知道小弟不大歡喜看話劇的。你自個兒去得了。

何東 那好極了。(向柳黛)你決定了!

柳黛 不……你晚上再打電話給我吧……那時我再向你說鍵允許不允許我去。

何東 好的。

關朱氏 何東先生，你對這種『崇敬夫權』有甚麼意見嗎?

何東 從蜜絲虞的思想觀念說來，我對她這種『崇敬夫權』的舉動，毫不覺得驚奇。

關朱氏 我們的少奶奶，除了這種美德以外，還有許多值得誇耀的好性情呢! (沉默片刻，關朱氏站起

來) 少陪了，何先生，請你多多的原諒……

何東 (起身) 應該我請伯母原諒的……

關朱氏 別客氣喔，小弟快回家了。你自己問問他吧，我相信他一定同意你陪新少奶奶去看戲的。

何東 (向柳黛) 我並不勉強你……

關朱氏 何先生說笑話了……我們的新少奶奶最歡喜人家陪着她去看戲……你不要使她失望

吧……我少陪了，一會兒見……(退場)

第八場

何東 (向着關朱氏的背影) 她多麼可愛呀……

柳黛 誰呀?

何東 你的婆婆，她真想不到的好。如果是你訓練的結果，那你更值得人們恭維了…… (自言自語)

她改變得多麼快!

柳黛 你已經被她底沙子迷了眼睛!

何東 (驚奇) 沙子迷眼……什麼意思?

柳黛 你忘記得太快了……

何東 不! 我沒有忘記關太太以前是怎樣對待我的。可是她這回兒招待我却很慇懃，這是事實。

柳黛 你沒有明白她的用意嗎?

何東 用意簡單得很，我的禮貌戰勝她了。關太太已經發現我是一個誠實的男子，規矩的，討人喜歡

的……

柳黛 並且是懂得人情世故的……

何東 對，我忘記了這一條……過去，無論她怎樣的不好，可是她今兒的新態度，我得承認是好的，而

且還值得我尊重的! 總之，我沒有向你頌揚她的必要。你們近來倒像很和好的樣子……

柳黛 (她說反話) 誰說不是?

何東 她很疼你。

柳黛 (仍說反話) 是的, 很疼。

何東 我知道她常常在她朋友面前, 不絕地稱讚你的美德。

柳黛 (忍不住囁起來) 你的聰明真想不到竟會缺少到這一地步……據生物學家說, 男子們的細胞裏, 本來就缺少着一種精細纖維素的組織的。

何東 (有些狼狽) 這樣說來, 你在設立等邊形勢了。關太太較前開通了, 你却反而……

柳黛 在某種情形之下, 鍵倒還可原諒的。因為她到底是他親生的母親。你呢, 像是不吃飯的, 滿肚子裝的是一包草……

何東 因為我今兒沒有恭維你嗎?

柳黛 跟你甚麼都說不明白的, 你今兒的胸腔裏像橫着根本頭……難道你真瞧不出她是什麼意思嗎? 她故意的讓咱們兩個人在一塊兒談話。

何東 瞧不出……你以為她是……

柳黛 很簡單, 她以為你在追求我……

何東 多麼無聊的思想這……

柳黛 (十分疲倦) 何東, 我不能……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受够了……受够一切的了!

何東 (接近她, 忽然很莊嚴) 怎樣? 你內心感到苦悶嗎……傻子, 剛才我向你說的都是反話……你究竟怎麼樣了?

柳黛 唉，說有甚麼用處呢？

何東 說，我請求你說……

柳黛 我不願拿我幻滅了的悲哀，來擾亂你底平靜的心境……

何東 柳黛！憑我們過去的友誼來說，你這種遲疑是多餘的，也是不應該的……問題在關太太方面嗎？

柳黛 我已經佔領了她底兒子，然而她要發誓再收回去。我只有不放棄的跟她鏖戰了，即使冒不孝的罪名也是甘受的……這就是我們的家庭內幕了。

何東 我知道你們兩人是不大合得來的，可是我總覺得你太誇大其辭，把這種鬥爭也渲染得太利害了一點兒。——這許是你的成見罷！

柳黛 成見！甚麼都完了……你的理由跟鍵的一樣……如果我聽從這種理由，相信了你們的話，我將成爲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傀儡，我的一切也都完結了……

何東 不管你有理無理，你現在過的生活，的確不像是個幸福的人……

柳黛 (長嘆一聲) 幸福！

何東 如果難題僅在關太太生活在你們夫婦中間而覺得不方便，那爲甚麼要住在一塊兒呢？你們分開住便得了，這還不够簡單嗎？

柳黛 你以爲簡單，我也以爲簡單，任何人都以爲簡單的，然而在鍵却就不以爲簡單了……你真想

像不到他是怎樣關心他母親的飲食起居。他以為這才是家庭的幸福。至於我的苦痛不苦痛，一切都是從屬的問題了。

何東 也許你沒有向他說明……

柳黛 我說了千萬次了。

何東 他怎樣回答你？

柳黛 他常常一笑了之，甚至於不答了之。在這種情形之下，事情便變得嚴重了……是的，他說我是個理論主義者，又怪我道理太多，因此，我的堅決的要求，結果却把他激怒了。他故意把他的弱點，藏在他的忿怒裏了。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的距離也便一天一天的遠了。

何東 你是悲觀主義者！

柳黛 (嘆息)……

何東 鍵兄跟你……結婚還不滿一年，便有了裂痕，這是不可能的……

柳黛 現在我還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爲了我丈夫正跟他母親爭吵着。

何東 (猶豫不決) 這都是可以補救的……甚或不關重要的事……可是，如果……(他不敢再下結

論了)

柳黛 如果……

何東 (仍猶豫地) 柳黛……我提出一個較難的題目問你……至於你答不答我，那是你的自由……

鍵兒……你是永遠愛他的嗎……

柳黛（短短的思索以後）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何東（很感動）柳黛，你已經考慮到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嗎？

柳黛 你要我怎樣呢？唉，我祇要一想到可怕的將來，我就愁悶起來……愁悶到萬念俱灰了……恨不得馬上剃光了頭髮，跑到深山裏去，嘗試那尼姑底孤獨生活的滋味……我知道這個問題嚴重得很……（激烈）何東，你有甚麼意見也許你比我更了解鍵……因為天下的男子心理都是一樣的……你說我和他母親兩個人，將來鍵會選擇那一個……

何東（他的視線失却了注意力，很長的一個時間，他陷於沉思之中）這……我……我不知道……

柳黛（憂愁）你不肯說……

何東（再回到談話方面來）請原諒我……我沒有聽清楚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柳黛 何東，這就是你關心我的表現！我陷入了苦難的困境裏，很悲慘的困境裏，我在跟我的生命賭博着，常常想把牠孤注一擲。然而世間却沒有一個人想同情我，也沒有一個人想了解我，同時更沒有一個人想拯救我……至於你呢，你雖是我多年的朋友，多年的心腹朋友，可是你也不想聽我的傷心話了……（萬分感傷）難道我已經是那麼地孤獨了嗎……

何東（更加感動）別說了，柳黛！我不能再往下聽了……

柳黛 你聽不下去？

何東 (獨自似的) 你們底家庭的內幕……

柳黛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何東 (雙目緊釘住她) 你真的不懂得嗎?

柳黛 (戰慄) 是的……

何東 (心驚肉跳) 柳黛……我幾年來對你的愛情, 你都不懂得嗎?

柳黛 (爲難起來) 你!

何東 (追問) 是我! ——你真不知道我對你的愛情嗎?

柳黛 (依舊爲難) 別問我了!……哦……我知道你很愛我。

何東 我愛你……可惜你偏不知道……

柳黛 何東!

何東 在你結婚以後, 一個月前, 記得我有次來看你, 我就想老老實實地向你表示我的愛情, 決定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你。然而太遲了, 你已經屬於旁人了。我是多麼的感傷呀!……以後你每次見

到了我, 總對我誇說你的生活怎樣怎樣的幸福和快樂, 於是你把我底這種表示, 更從我底唇邊嚇得縮回肚裏去了。可是自從那一天起, 你要知道我是怎樣的愛着你呀!……

柳黛 別說了……別說了……

何東 於是, 我決定不再見你了……可是, 累次你又偏要叫我來……

柳黛 我能一聲不響的把我們純潔的友誼，就這樣的毀滅了嗎？

何東 你一方面忠實於你自己的丈夫，可在另一方面，你對我們倆的偉大而神聖的友誼，却仍沒有半點兒懷疑嗎？

柳黛 你非難我……

何東 我決不非難你……我自己常常反抗自己的熱情，因為我能够永遠做你的一個最忠實的朋友，我已經心滿意足着了。可是，現在這種幸福已經淪亡……

柳黛（搶着否認）我那兒說到這個……

何東 你說了，你剛才說了！

柳黛 也許我的語言一時把正確的思想歪曲了……

何東 不，你別假惺惺的，隱藏你不能掩飾的苦悶罷……很久以來，你的不安的形態沒有逃出過我的肉眼……哦，我常常設法挑動你的隱衷，你總是避免着不提。可是，我還是耐心地等待着，因為我知道總有像今兒一天會來到的……

柳黛 你使我又感受到新的幻滅了……

何東 甚麼幻滅？

柳黛 我們的純潔的友誼，給你一個人的自私污損了！……我的苦痛，對你簡直沒有甚麼相關？……不，在你底自私的心目中，我的苦痛，就是你的希望了……

何東 柳黛！

柳黛 我把我內心的苦悶都告訴了你，可是你却只想到你自己的利益。這樣說來，你是一直希望着我有苦痛的一天，一直希望着我底婚姻不美滿的……你的友誼，原來如此！

何東 柳黛，不要多談友誼了罷……我愛你，原是純潔的，是光明正大的，完全沒有半點兒卑鄙下流的目的。是的，第一次我已經把你失掉了，第二次我當然不能再讓你錯過了；剛才，你向我訴說你不幸福，你明明這樣說，並且你還死死的要求我相信你的話。現在，你却又希望我住嘴了……不，決不！我決不依從你了……

柳黛 （神經失了自主，又怕給人進來聽見）何東住嘴！住嘴……

何東 不能！你不能阻擋我說話。我愛你……你早知道的……現在，我有了很大的希望……我知道你苦悶到了極點，我又知道你快跟他分離了，當然我不能再讓這個機會錯過去的……我承認的，我利用着你的痛苦來作我的希望的……柳黛，請你聽着：『你理想的新生活，你理想的新家庭，我都可以把牠貢獻給你，請接受罷！』難道這是卑鄙的嗎？

柳黛 別再張嘴！你瘋狂了！我永遠愛我底丈夫，我從來沒有給你過這種妄想的暗示……

何東 不要扯謊！我剛才瞧你的眼色，明明知道你不愛他了……

柳黛 （用全力來否認）你瞧錯了，你把我的話也解釋錯了……也許一時的忿怒把我引到很遠的地方去了，然而我底心裏還是不願意去的……鍵，我愛他……你聽清楚了沒有？我愛他！永遠愛他！

何東（不由自主，口吃起來）不是的。這決不是真的！你決不愛他，你愛的是我……（他把她抱入懷內）

柳黛（如受凌辱一般，閃開）走開……

何東（醒悟）……請你原諒，我瘋狂了……你不知道：當一個男子愛了一個女人的時候，他是會瘋狂的……瞧啊，你將把我推到絕望的深淵裏去了……在這最大的希望之後，我不相信跟着來的會是一個絕大的失望！你能不能再考慮，再考慮一會兒呢？柳黛……我竟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兒嗎？

柳黛（感動）我同情你……

何東 不要我！不要這種廉價的同情！你重新考慮一下罷……你想想我對你的愛情……我已經等待你很久了……你還要我再等待……好吧……讓我再回到朋友的地位去吧……可是，你能否跟我預約呢？當你不幸到了極點的時候，你來……來到我這邊兒呢……你說……你同我約定了……

柳黛（爲了使他安靜，她以哄騙孩子似的態度說話）是的……一定……一定……去罷……現在你該走了……回家去休息了……（一邊兒說，一邊兒推他出去）

何東（站在門口）再見……我預約的夫人……（匆匆退場）

第九場

（柳黛在門口呆呆的看何東出去，當她隔了一會兒再回身轉來時，關朱氏已經站在通花園的那扇門口了，話說觀衆發見她進門的時候，正當柳黛說着『是的……一定……一定……一定……』的時候兒。）

柳黛（喫驚，退後一步）啊！媽在這兒嗎？

關朱氏（莫名其妙）是的。

柳黛（十分爲難，猜不透關朱氏聽見了些甚麼）呃……你好了一些嗎？

關朱氏（依舊莫名其妙）好得多了，少奶奶！

柳黛（想找些話來談）剛才新配的藥，你已經拿了一份嗎？

關朱氏 沒有。

柳黛（掩飾地整理寫字檯上的什物）媽應該試試看，你要我吩咐金福給你拿來嗎？

關朱氏 不用，丸藥都在樓上佛堂間裏，金福找不着的……

柳黛（一些時候，她十分的疑慮，可是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探聽她）今兒晚上，媽和我們一塊兒晚餐嗎？

關朱氏 是的。

柳黛 我給你吩咐廚房去……（舉步欲出，忽又不在意了）何東先生剛剛回去……

關朱氏（仍不關心）他回去了？

柳黛（爲難得很，她想使關朱氏說話）媽早來一分鐘的話，還可以看見何先生在這兒……（短短的沉默後）他又再度要求我接受他剛才送來的戲票……去不去我還沒有決定，我想先徵求鍵的

同意，自然，我應該拿他的意見爲意見的。（又是個短短的沉默）何先生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只可惜他有時候有些兒胡鬧……；媽不覺得嗎？……（一些時候）好的，就這樣罷。我在出門以前，先去告訴一聲俞媽說你下樓來，改在飯廳裏晚餐了……

關朱氏 你出去嗎？

柳黛 是的。我到理髮店做頭髮去。（她獻慇懃）媽要我給你做些什麼事嗎？

關朱氏 不，沒有什麼……

柳黛 那麼……我去了。

關朱氏 好的。

（她出門時，心內猶感十分抱憾，因爲還沒有探聽出來，到底關朱氏聽到了她和何東的談話沒有，而關朱氏呢？她現在正浸入於沉思之中。我們可以看出她正出神地猜想着，在她沒有進門以前的那場戲劇的情節。）

第十場

俞媽登場

俞媽 太太下樓來了？太太又改在飯廳裏晚餐了嗎？

關朱氏 是的，六點半鐘開飯。

俞媽 好，太太。

關朱氏 你把電燈開好，還把窗帷拉下。

俞媽 是，太太（服從命令）另外不需要甚麼嗎？

關朱氏 不需要甚麼了。

（俞媽下，關鍵上。）

第十一場

關朱氏 關鍵 其後金福 再後虞柳黛

關鍵 媽，你又下樓來了，爲什麼不到樓上去休息呢？

關朱氏 （浸入沉思之中，機械地說）樓上去休息嗎？

關鍵 我剛才出門的時候兒，你不是說你病了嗎？

關朱氏 一會兒我就好了……這本來沒有多大的關係……

關鍵 您好了，我真高興極了……

關朱氏 小弟……

關鍵 媽還不知道吧？我們爲了你，已經拒絕了表弟的請酒帖了……

關朱氏 真的爲了我嗎？

關鍵 自然，完全爲了媽……信已經發出了。

關朱氏 我沒有阻擋你去，小弟。

關鍵 你已經阻擋了，媽！

關朱氏 我只說我一個人不去。

關鍵 因為媽有了病。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很知道：我決不會離開家的。

關朱氏 我很抱歉，奪去了你的快樂……

關鍵 這本來跟我毫無關係……關係僅在柳黛方面……她非常高興到蘇州去，媽早就看出來了。

關朱氏 如果你不願意使她掃興，你還有時間重寫信去的。

關鍵 這是不可能的。

關朱氏 爲甚麼不可能？

關鍵 爲了推辭不去蘇州賀喜，我假造了許多事故。我說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我非留在上海不可……你瞧，這是沒法改口的了……

關朱氏 你爲甚麼不老實地告訴他們？

關鍵 假如我說了真實的原因，他們都以爲你病倒了。他們會大驚小怪的跑到上海來探望你……

這不是很麻煩的事情嗎？

關朱氏 那麼，還有甚麼旁的辦法呢？

關鍵 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其實，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意見一致，大家都不去，

也就沒有什麼了。

關朱氏 恐怕你本來就沒有多少意思去——

關鍵 是的，我沒有多少意思去。不過這關係不僅僅在我想去或者不想去，我還應該顧到柳黛的。

關朱氏 我相信你從來就沒有忽略過她……

關鍵 我却不敢相信自己了……

關朱氏 是嗎？

關鍵 常常有許多意外的事情，竟使我沒法關心到她。

關朱氏 甚麼意外的事情？

關鍵 說來太長，也太艱難了……

關朱氏 你甚麼都瞞着我！……

關鍵 好罷，如果媽願意知道，那麼讓我先來反問我自己：我們是否無意的犯了一種錯誤……

關朱氏 犯了錯誤我們……

關鍵 我是這種錯誤的罪魁禍首……當時我聽信了媽的話，柳黛和我，大家都住在一塊兒，我以為這樣一來，你的生活將是最幸福的，身邊兒常常圍着兒子和媳婦……

關朱氏 我沒有說過，我現在感到半點兒不幸福。

關鍵 可是，媽不能否認這家庭的空氣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和睦了……

關朱氏 (十分注意) 難道這是我的過錯嗎?

關鍵 你瞧! 你心裏又已經不滿意着了。唉, 柳黛的不滿意, 也不亞於你, 媽!

關朱氏 她很抱怨嗎?

關鍵 那倒沒有。可是, 顯而易見的, 她並不安寧……她本來應該享受一點兒幸福的家庭生活。

關朱氏 她心裏怎樣想, 就要怎麼樣做。

關鍵 也不常常這樣的。

關朱氏 這不是我……

關鍵 自然……可是在你們婆媳兩個兒的心裏, 差不多每天都有着不少的小衝突。

關朱氏 衝突!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甚麼?

關鍵 這還不够明白嗎? 對於一切事物, 你有你的意見, 她有她的意見。你們倆既是合作不來的, 就不

應該再增加意見了……現在, 我們都生活在這繼續不斷的衝突裏……我的忍耐力已經失却

控制了, 說不定我會因之而變成一個不義的人……總之, 誰都不應該這樣任性做的。

關朱氏 那麼, 你的結論……

關鍵 我以為我們可以暫時分開住。媽, 你看是否將比現在要好些呢?

關朱氏 (失望) 你想領了你底妻子離開我嗎?

關鍵 (受了刺激, 生氣) 離開你! 這三個字未免太難聽了! 我只是和柳黛暫時搬出去住吧了。這並不妨

礙我們常常來看你老人家，我發誓說，真的常常來看你，甚至天天來看你……

關朱氏 小弟，我有一個意見……不……也許你的決定是不可挽回的了！

關鍵（平靜）媽，你相信這樣一來，對於我們三個人都有好處……哦，你應該知道這裏的道理？一個新結婚的女子，她有佈置他理想的小家庭的慾望……在這兒，柳黛就沒有這點自由了。

關朱氏 就因為我不讓她拆掉一垛牆壁嗎？

關鍵 僅僅一垛牆壁？媽已經够責備她了……呃，這就是你氣量狹窄的一個例子。這種小氣，常常會使人很難堪的……

關朱氏（恐怖）使人難堪？

關鍵（十分溫和）媽，這不是批評你。我知道，在你，完全爲了保存許多習慣吧了。

關朱氏 保存習慣……這些習慣倒是爲你快樂而設立的。

關鍵 這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否認你對我的恩惠，而是盼望你能够了解這一道理：當你只有柳黛現在這點年齡的時候，你也有這種慾望，一心想依你自己的理想，來佈置你的家庭的。

關朱氏 啊！我嗎？我那時只有一種願望：『盡力使你父親獲得幸福吧！』

關鍵 這種願望，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敢反對的……

關朱氏 自然，你却以爲……

關鍵 我僅只說明：我愛我底母親，我也愛我底妻子，雙方面的和諧，都不應該毀滅才好！

關朱氏 我沒有破壞你們夫婦倆的感情……

關鍵 我沒有說你破壞……可是，這是很明顯的，氣量狹窄這種孩子氣的舉動，往往會使一對夫婦無形的遠離開來的。

關朱氏 啊！我猜着了……這是她……

關鍵 媽，你猜錯了……我沒有受她的唆使。

關朱氏 你多少受了她底暗示吧？

關鍵 柳黛還不知道我的主意。

關朱氏 (不由自主) 暗示也好，教唆也好，反正完全是她挑撥離間的！哼，她玩的把戲，怎麼能瞞住我呢？

關鍵 你們間的仇恨好深呀……媽，你這樣怎能叫我久留在這兒呢？

關朱氏 哦，那你完全決定了？

關鍵 我現在完全決定了！

關朱氏 她達到目的了……啊，好微妙的方法，借刀殺她障礙的證人！

關鍵 (如受打擊) 證人你說甚麼？

關朱氏 (短短的一個沉默後) 沒有什麼……

關鍵 你說你是柳黛的「障礙的證人」？

關朱氏（急作遁辭）我沒有說這話……

關鍵（催促）媽，你說了！『借刀殺她障礙的證人』……究竟這是什麼意思？

關朱氏 沒有。我只想說……當你單獨組織一個小家庭以後……她有了接待賓客的全權，說不定更將自由地招待她的朋友了！我所說的就是這話……

關鍵 她的朋友媽，你又冤枉她了！柳黛招待的賓客，事前都曾得到我的同意……世界上男女間的

關係，並非只有戀愛，它也有友誼的存在。就拿我們的朋友何東來說吧……喔，他今兒來了沒有？

關朱氏（有意搗亂）今兒來了。沒有。他那一天不來！

關鍵（泰然）媽知道他請我們到仙樂劇場去看話劇的戲券帶來了沒有？

關朱氏（仍舊有意搗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僅邀請你的妻子。

關鍵（驚奇）只她一人？

關朱氏 這並不是第一次……

關鍵（搖頭）又是一個我們底意見相左的問題……關於何東，你總戴了有色眼鏡看他，每次談到他，你一定忘記先挖苦他一下的……

關朱氏 是嗎，我戴有色眼鏡看他？

關鍵 也許你自己不覺得……俗語說的：「旁觀者清」人家却瞧得明明白白的。許多次，我很難為情……因為你招待他太冷淡了。

關朱氏 我招待他冷淡，可是還阻止不了他要天天來呢。

關鍵 天天來……你又說得過甚其詞了！

關朱氏 他不來的時候，便打電話給你底妻子，這樣說，還不是不來也等於來了……（故意刺他）哦，

也許你說的有道理，男女間的關係，除了戀愛以外，還有如漆如膠的親蜜的友誼存在的！

關鍵 （一些時候）他今兒幾點鐘來的？

關朱氏 今兒嗎？

關鍵 是的。

關朱氏 （似不關心）在你剛剛出門去的時兒。

關鍵 他爲甚麼不等我？

關朱氏 啊，這個嗎？哦，最好你自己去問你妻子。

關鍵 他來的時候，媽不在那兒？

關朱氏 我沒有在場。你別往下問了，我已經告訴了，你我沒有在那兒。

關鍵 （重新考慮，神經興奮）那麼，你是決不肯說明……

關朱氏 要我說明甚麼？

關鍵 你剛才說出來的字句的涵義……

關朱氏 （不放心的）我剛才說出來的字句？

關鍵 是的。我想知道：爲甚麼你要懷疑她有這種慾望？她想自由地招待賓客的慾望？我們的朋友，常來這兒走動的，除了何東，再沒有旁人了。我想媽剛才說的話，跟何東沒有關係吧？

關朱氏 自然沒有關係。怎樣了，孩子，你腦袋裏想些甚麼？

關鍵 很明顯的，他在這兒來往得太密了。他底這種慙懣，有時候使我感到難堪……我已經對柳黛說過許多次了；自然她很天真的回答我，說她立刻通知他，叫他不要常來拜訪我們……我早料到這種家庭的處置，以及種種的非議，不久定會接一連二的發生的……在我沒有結婚以前，何東跟我原是最好的朋友。而他又是柳黛童年時代的伴侶……誤會是多餘的，而且這種懷疑也是愚蠢到了極點的。（過些時候，瞧見關朱氏不答話）恕我直說，媽，也許何東第一次給你的印象不好，所以你直到如今還是反對他的。

關朱氏 我從來不反對他，可是，我始終以爲第三個青年男子絕對不應該這樣親蜜地參雜在一對新婚夫妻底生活裏……何況這個年輕的男子已經成了不能不來的了……前天他來約你的妻子，說是邀她同去參觀古今書畫展覽會……昨兒他來，又說去看足球比賽。今兒來了，又是什麼？

麼？
關朱氏 仙樂劇場去看話劇哪……

關鍵 （專心探她的話）我沒有誤會罷……媽吞吞吐吐所說的話，完全爲了何東……

關朱氏 不，你問我……我就這麼告訴你……如此而已。

關鍵 （繼續他的思想）你以爲我太信任她了，是嗎……

關朱氏 也不……

關鍵 (直說出來) 媽不贊成她常跟何東一塊兒出去?

關朱氏 (遲疑) 是的……

關鍵 (很明白) 那麼,媽一定以為柳黛想逃出你的監視範圍,才預備搬出去住。因為沒有了「障礙的證人」,她便可以自由地接近何東了?

關朱氏 我沒有說這個……

關鍵 媽,這明明是你剛才說過的話。

關朱氏 (很困難的找話解釋) 也許是的。可是我卻絲毫沒有隱藏的意思……剛才你自己說了,我常常氣量狹小,你和你底妻子都可證明這一點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想跟我分開來住,原是
很可接受的……可是,他想逃出我底惡劣性情以外,也許……

關鍵 (喫驚) 你剛剛責備她……現在,你又稱讚她起來了……

關朱氏 (找話解說,似頗困難) 我沒有稱讚她……

關鍵 (可怕地接近她) 這是甚麼意思?

關朱氏 (自覺失言) 小弟,你剛才提出許多問題問我……我瞧見你這樣的不放心……我才試着

答覆……向你解釋……

關鍵 媽哄騙不了我的……你爲什麼忽然掉換話頭你爲什麼找尋解釋又這樣的困難……媽,你

心頭一定還隱藏着許多話，不肯完全告訴我吧了。

關朱氏 我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關鍵 我不相信……

關朱氏 你相信我好了……

關鍵 你一定知道的——許多事情！

關朱氏 我可以向你發誓：我甚麼都不知道……

關鍵 你已經說得很多，可是還沒說完……我要知道，在媽看來何東有那些態度不合道義……

關朱氏（想方法挽回她剛才挑動起的猜疑）啊！我實在沒有說過一句使你懷疑他的話……關於你的

朋友，我討厭他是真的，可是除此以外，甚麼也沒有叫我好說的了……小弟，你的想頭已經走錯

了路……去罷……你自己去捏造事實……你自己去假裝樺頭……這不是作繭自縛嗎……

是你自個兒弄到這種情形，我可不能負半點兒責任……

關鍵（設下一種試驗）那麼……我將徵求你的意見……今兒晚上我應該准許何東陪伴她去看話

劇嗎？

關朱氏（新的恐懼）這……這……

關鍵（逼她答覆）媽，你說，你的意見怎麼樣？

關朱氏 這……這個不關係到我的事。媽在你們兩人中間始終保持着最嚴格的中立地位。你爲甚

麼忽然又想聽取我的意見了呢？（隔了一些時候，她瞧見她內侄的信還在寫字檯上）小弟……我看你還是這麼做的好，你寫信給你表弟說你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準於下星期六搭早車趕到蘇州去喝他的喜酒。

關鍵（拿着他母親遞給他的信舉，止十分機械。他把這信重看了一遍後，很快的唸出）『我請了你們底朋友

何東先生做我底男債相，你們怕路上寂寞的話，可以約他跟你們搭同一班火車兒來……』（一些時候）媽，耀德表弟爲什麼要特別提出何東來呢？難道我們在火車上沒有了他作伴，就會感到寂寞了嗎？

關朱氏 你表弟不是不知道的……

關鍵 柳黛爲了耀德表弟鬧過她的新房，本來討厭他的……可是，今兒她却特別高興要到蘇州去喝他底喜酒……

關朱氏 爲甚麼要在這裏面去尋求真理呢？你真無聊……

關鍵 我馬上可以明瞭真相的……（作勢欲出）

關朱氏（十分執心）你上那兒去？

關鍵 我問柳黛去。

關朱氏（更感恐怖）問她！

關鍵（止步）是的……怎麼樣對媽不方便嗎？

關朱氏 沒有……小弟……有許多時候兒，沒有道理的盤問……會使對方感到難受的！

（關鍵站在門口。他考慮到他母親爲難的態度。開門，見金福適在客廳裏。）

關鍵 金福！

金福 （走近門來） 鍵少爺……

關鍵 少奶奶在那兒？

金福 少奶奶剛剛要出門去……

關鍵 你把她追回來，請她到這兒來。快快！（金福服從命令，很快的追出去。室內沉默着，只聞關鍵來回的踱步聲。半響，見關朱氏欲出） 媽！那兒去？

關朱氏 到樓上去……

關鍵 我請求你留在這兒……

關朱氏 我在這兒不很……（仍想出去）

關鍵 （威嚇，毫無商量餘地） 媽，不要走！

（室內又變得沉靜了。柳黛進來，穿着大衣，手裏還拿着隻出門用的皮包。關朱氏與關鍵母子倆，一時都失了常態，她瞧得十分清楚的。）

柳黛 （沉默了一會兒後，向關鍵）……你喚我嗎？

關鍵 是的……

柳黛 你什麼時候回家的？我沒有聽到你的車聲，回來已經很久了嗎？

關鍵 十分鐘……你現在上那兒去？

柳黛 到理髮店去做頭髮……你有話跟我說嗎？

關鍵 （平時的那腔調）是的，今晚我們出去嗎？

柳黛 你的意思……

關鍵 何東答應請我們到仙樂劇場去看話劇的戲票……他已經送來了嗎？

柳黛 （瞧了一眼關朱氏後）沒有。

關鍵 他還沒有來過？

柳黛 來過了，可是他只能定到一個坐位……

關鍵 他把定座券已經交給了你？

柳黛 是的……

關鍵 那他一個人陪你看嗎？

柳黛 （短短的猶豫以後）……是的……

關鍵 你可以不去嗎……

柳黛 隨你的意思罷……好在何東還要打電話來，徵求你的同意的……回頭你對他說，叫他另自

處置這個坐位就是了。

關鍵 好的……還有一件事，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請你少跟他會面幾次。

柳黛 「跟他會面！」這是什麼意思？每次何東上咱們家裏來，都是看我們兩個人的……

關鍵 (冷淡) 很好……可是從今兒起，我願意他少來看我們幾次。

柳黛 嘎！(注視着關朱氏，她底神氣好像是說「我明白了」) 好得很！我也願意他少上咱們家裏來……

哦……我已經猜到是誰唆使你這樣做的……

關鍵 (粗暴) 沒有人唆使我……我不高興接待他就是了。

柳黛 怎樣的腔調啊……(不斷地注視關朱氏) 你不高興招待他，難道說我一定高興招待他嗎？

關朱氏 (辯白) 少奶奶，你放心……

柳黛 (打斷她的話，向關鍵) 你爲什麼要缺缺乏坦白胸襟的假君子底醜態，說話像城牆上出棺材似

的走這許多彎路？……(怒視着關朱氏) 哼，你聽了誰底讒言誣語，你還以爲我不知道……

關朱氏 (沮喪) 小弟可以向你說明……

關鍵 (很快的截斷她的話) 媽，你不用多說……

柳黛 (突然怒向着關朱氏) 這都是你暗中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你該滿意了吧……你一直要使我

們夫妻倆底感情破裂……今兒，你大功告成了，你勝利了，你把鍵對我的底信任心都消滅了。你底

破壞工作竟這樣的巧妙，稍稍使一點兒手段，就把我們底幸福完全毀滅了。(向關鍵，不讓關朱氏

有辯駁的餘地) 你呢，好一個無情的東西……一句讒言誣語便够用了……我們的恩愛……過

去的一切……全都忘記了，甚麼也不剩一點兒了……

關鍵 漫罵就是虛心，你故意躲避正面的問題……（態度可怕得很）真相……你！你敢說真相……

柳黛（生氣）甚麼真相……

關鍵 滑稽戲演够了……你說……你敢說事實的真相……

柳黛（叛變）你侮辱我……你主意打錯了！哼！我要你賠償名譽損失！

關鍵 別故意逃避……拿威嚇來逃避正面的問題……

柳黛（態度十分嚴肅）我還不够給你侮辱……你還要繼續的侮辱我嗎？

關鍵（平靜地）……啊！我瘋了嗎？……柳黛，我們大家都理智一點兒吧……

柳黛（興奮地）鍵，你內心的苦痛，我是知道的，並且我還十分的同情你……可是，你要我回答這些

纔言諛語是不可能的……萬萬不可能的……我們夫婦間的感情，本來是很好的……我們底

無聊的爭鬧，都是爲了……（她注視關朱氏）鍵，你把對於何東的猜疑暫時地停止一會兒，心平氣

和地去再想一想……

關鍵（低頭無言）……

柳黛（十分溫柔）鍵，別難過……今兒我們的爭吵，我知道，完全是因爲你母親剛才偷聽我和何東

的談話之後，她把她底胡亂的猜想，告訴了你的結果……

關鍵 啊！我明白了……怎樣的經過？我母親究竟捉住了些甚麼呢……你說，這一次我非明白不可

柳黛 啊……

關鍵 (忍不住氣) 你底說扯够了，不是嗎？

柳黛 (疲勞) 慢慢兒……鍵，回頭讓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再對你說罷……

關朱氏 (作勢欲出，向鍵) 我走了……

關鍵 媽，你別走！(轉向柳黛) 我明白了，是我媽媽妨礙了你……因為她愛她底兒子，不願她自己心

愛的兒子戴綠帽子……哼……我現在懂得你再三的要求離開這兒是甚麼意思了……你要

離開這兒，完全是爲了逃避我媽媽的監視……

柳黛 (忿怒) 你！

關鍵 (索性罵了出來) 啊！現在我甚麼都明白了。何東是個人面獸心的混蛋……你……你是個水性

楊花的妖精！真是天配地合的一對兒呀……今兒晚上，你約了他到仙樂劇場去看話劇，就不要

我這討厭的丈夫作伴了！

柳黛 (喃喃自語) 蠢貨！

關鍵 (揚起朱家的信) 我底表弟就比我瞧得清楚了……你說，他爲甚麼要這樣說？叫我們約何東一

塊兒去蘇州，路上可以減少寂寞了呢……

柳黛 (奮激) 蠢貨！蠢貨！(向關朱氏) 一切都是你弄出來的……現在你滿意了吧！

關鍵 我禁止你這樣無理的對我媽媽說話！

柳黛（激怒）不能！現在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了。我不想再……你聽清楚了……我不想做她的媳婦兒了！

關鍵 胡說！

柳黛（忿怒到了極點）我不能再在這兒生活下去了……我……

關鍵 你要服從！

柳黛 不！

關鍵 你要絕對服從！我是一家之主……

柳黛（反抗）哼！

關鍵 妻子應該絕對服從他丈夫的命令！

柳黛（走向門口，同時用眼睛向他挑戰）命令服從！這是你們男子用來鎖住我們女人的鐵鏈！我要毀了它！

關鍵（走到她面前，舉拳威嚇）你再說……

關朱氏（恐怖的叫喚）小弟！

柳黛 你的愛情，原來如此……你聽着……剛才你要問我真相……我現在可以坦白地向你說了！何東是我的情人……你一輩子跟着你母親去吧，我呢，我就去跟他結婚（她氣憤地往外邊兒跑，關

鍵沮喪。後來他追出去了。觀眾可以聽見他在幕後狂呼：「柳黛！柳黛……」接着，觀眾又聞柳黛踏的自行車的鈴聲。這時，台上只有愁雲滿臉的關朱氏一人。不久，關鍵重上，面現張皇失措之色。走到窗前，低頭無語。一些時候以後，才轉身向他的母親，很兇惡的注視她。後來，他又轉身走向窗前。關朱氏在這時才知道處柳黛的出走，反而影響到他自己底兒子對她的態度了。

——幕緩落——

第

二

幕

景：與第一幕一樣的
時：嚴冬的某個傍晚

這是嚴寒的冬季。花園裏的樹木都是禿了頂的，黃葉已脫落乾淨，客廳像死了一樣的沉靜，只有火爐有一口氣，似還沒有停止牠的呼吸，煤火正在熊熊地燃燒着。

幕啓時，關朱氏躺在一張搖椅上，蓋着厚的絨氈，頭枕在一個湘繡的墊子上。半嚮，金福小心地捧着一個包袱上。他輕着脚步，努力着使牠不發出重的聲音來。他把包袱放在圓桌上後，又十分小心的去爲關太太蓋上那層絨氈，因爲這絨氈已快滑下地來了。後來又走近火爐前去悄悄地添加一些煤塊，關朱氏移動身子，想躺得更舒服點兒。金福怕把她驚醒了，站立着不敢動一動。

第一場

關朱氏與金福

金福（低聲地）太太醒了嗎？

關朱氏 是的。

金福（不放心）是我驚醒了太太……

關朱氏 不是。我原來就沒有睡着（一些時候）幾點鐘了？

金福 五點鐘。

關朱氏 還是那樣……

金福 這半個月來，太太傷感了……太太，我想香港……

關朱氏 鍵少爺不願意離開上海。

金福 可是，太太可以……

關朱氏 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讓鍵少爺一個人留在這兒愁苦……

金福 可是，爲了醫病起見……

關朱氏 遷地療養……這是趙大夫的意思……他完全不曉得我底病根到底在那兒……

金福 鍵少爺問候太太的時候，太太總說身體很好；其實，太太應該把病情告訴他的。

關朱氏 我不願意使他爲我操心，這個可憐的孩子已經够憂傷的了。

金福 可是，太太，誰曉得這新的憂慮不會阻止他日夜思念到……

關朱氏 (很快的打斷他的話) 金福……你以後別在我底跟前再提起這件事……(一些時候) 鍵少

爺在那兒？

金福 在他的書房裏。

關朱氏 今兒一整天他沒有出門嗎？

金福 沒有，太太，自從……自從少奶奶走了以後，這半個月來，鍵少爺差不多沒有出過門一步。每天吃了午餐，便回書房裏去，好像習……習慣了一樣……這短短的時間裏頭變化得多大呀……少爺原是快樂的，愛說笑話的人……

關朱氏 最使人失望的……現在我不敢到他書房裏去了……好像他看見我就生氣……你可知道，他整天兒幹些甚麼？

金福 整天兒幹嗎？唉，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好像熱燭上的螞蟻似的。昨兒正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鍵少爺來，因為有好些時間，沒有聽到他踱步的聲音了……我就莫明其妙的，更加不放心起來……

關朱氏 (驚懼) 怎樣……

金福 (爲難似的) 我怕說了出來……太太嫌不中聽……

關朱氏 你說……他怎麼樣……

金福 我託故去關窗門……走去敲他的門……是的，我沒有等得及他答應，便推門進去了……

關朱氏 你瞧見他在做甚麼？

金福 少爺甚麼也沒做……他只呆坐在寫字檯前面。

關朱氏 他寫字？

金福 不少爺瞧着……瞧着……哦，(索性直說出來)瞧着太太討厭的那個人底照相……

關朱氏 少爺沒有對你說甚麼嗎？

金福（遲疑）沒有喔，鍵少爺說的……當我關好窗門正想退出來的時候，鍵少爺才開口說了：「金

福，以後當我一個人在這兒的時候，你別進來。」

關朱氏 啊！金福，你昨兒不應該進去的，你使他不快活了！

金福 不會的，太太！鍵少爺說話的態度，還是那麼溫柔的。

關朱氏 記住，你以後不要再要進去擾他了……（短短的猶豫後）金福，以後你發覺了少爺有非常的狀

態的時候兒，你就趕快上樓來報告我……

金福 是，太太……太太不需要甚麼了嗎？

關朱氏 不需要甚麼了。（金福欲出。她瞧見他進門時帶來的包袱）喂，擺在那兒的包袱裏是甚麼東西？

金福（遲疑）啊！我忘了……我想向太太說……不知道太太肯允許我嗎……（他解開包袱來，裏面

是個法國貨的藍瓷瓶兒，就是在前一幕柳黛扔碎的那花瓶。他把那碎片鑲補了起來）我知道這花瓶價值

很貴，才把那些碎片收拾了去鑲補起來……

關朱氏（不耐煩地）誰要你這樣做的……

金福（手足失措）太太是我錯了……我原想討討鍵少爺的歡喜，所以我以為我是做對了的……

現在，太太既然……那麼……我就把牠丟棄了吧。

關朱氏（奮激）隨你把它擱在那兒，只要不讓我瞧見就得了。

(她從近邊的一堆亂書裏，順手拿出一本雜誌來看。短短的思量一會兒以後，金福又從包袱裏取出二枝臘梅花來，背了關太太，悄悄地把他插入瓶裏，然後連瓶帶花一道擺在圓桌上。關鍵從書房門上，他一直走向後方窗前往外眺望。關朱氏不斷地注意他，但他却似不會見她在場似的。)

第二場

關鍵登場

關鍵 (向僕金福) 晚報還沒有送來嗎?

金福 沒有知道……我就看去……

關朱氏 (慫慫) 如果晚報還沒有送來，你到報攤去買一份。

關鍵 不用……等會兒看也一樣的。(金福退場)

(一個長時間的寂靜。關鍵愁眉不展的來往地踱着。關朱氏很不放心的看着他走，她想打破他們兩人中間的沉默。)

關朱氏 (強顏爲笑) 剛才我收到你叔母的一封信，她囑咐我好好的看顧你。(一些時候) 回頭我想

寫封回信，你有話對她說嗎?

關鍵 沒有。

關朱氏 (在新的靜寂後，爲了想使她的兒子說話，她費了很大的心思) 你在書房裏不冷嗎?樓下要比樓上

冷得多呢！我已經吩咐過了金福，叫他小心地給你火爐添煤，至少不應該讓牠熄滅了！

關鍵 謝謝你。沒有熄滅……

關朱氏 (寂靜之後，在檯上拿起一本書) 小弟……這本小說書還不壞，(遞書給他) 你要看嗎？

關鍵 謝謝你，緩些時候再看……

(又是一個沉默。失望的關朱氏，決定放棄這場談話了。因為只有她一個人在說。金福上。)

金福 鍵少爺，晚報來了。(遞報給他)

關鍵 (接報) 唔。(金福退下。關鍵將報遞給他底母親) 你要看嗎……

關朱氏 好的。(短短的沉默後) 啊！我將忘記告訴你了！俞太太剛才來過電話，說她和她底女兒要來這兒。

關鍵 今兒嗎？

關朱氏 她沒有說。

關鍵 好的，她們一來，我就走開……

關朱氏 爲甚麼？

關鍵 我沒有興緻跟她們談話。媽，你也不應該請她們來的，她們來了，將使你更累了。

關朱氏 這也是一種消遣……

關鍵 媽已經睡了一整天嗎？

關鍵 至少……

不自事

這是事實！

關朱氏 我已經完全復原了。剛才躺着，爲的是使固執的趙大夫歡喜吧！

關鍵 哦。

(新的寂靜，關鍵閱報。)

關朱氏 你今兒沒有出去嗎？

關鍵 沒有。

關朱氏 爲甚麼呢？

關鍵 你叫我到那兒去好？

關朱氏 ……晚飯以前，你可以到俱樂部去玩一兩點鐘。

關鍵 幹嗎去呢？

關朱氏 你在那兒可以跟知己朋友談談……

關鍵 (愁苦) 知己朋友……

(121)

關朱氏 這樣可以使你散散心吧……

關鍵 我本來一點兒也沒有煩惱……

關朱氏 整天把自己囚錮在你的書房裏。

關鍵 你覺得不應該嗎？

關朱氏 我祇覺得，你的孤僻太過分了一點兒……你……你太憂傷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思想……哦，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心思早告訴我呢？

關鍵 別再問罷……媽也不必對我太操心了……

關朱氏 我覺得還不够替你操心呢！（短短的沉默後）一個月來你奔走的那件事情怎樣了？

關鍵 甚麼事？

關朱氏 談小雲先生不是約你和他合組地產公司嗎？

關鍵 在我看來，這種事很無聊的。

關朱氏 你那時多麼高興！你說這是一樁很好的生意。

關鍵 大概是……

關朱氏 你已經拒絕他了？

是的……

關朱氏 太可惜了

關鍵 沒有什麼可惜……

關朱氏 我不贊成你的意見。小弟，地產公司的出息很不錯的，它可以使我們增進許多錢財……

關鍵 錢財！錢財！我們有的還不够嗎？

關朱氏 除了錢財問題以外，我還覺得像你這樣年紀也應該到外面去幹點兒甚麼事業……這樣

或者可以使你的精神振作起來……我瞧你苦悶得很……你這樣的愛好孤獨呀……

關鍵 我苦悶嗎？

關朱氏 你常常想念到那方面嗎？

關鍵 那方面？

關朱氏 想念她……

關鍵 我嗎？……我可以向你發誓從來沒有想到她。

關朱氏 不要撒謊……小弟，對媽說：你還愛她嗎？……

關鍵 不愛了……可是，自從她走了以後，這屋子竟會變得這樣的空虛……這樣的暗淡……啊，我

是孤單的一個人……

關朱氏 還有你媽呢？……難道我不在數嗎？

關鍵 (興奮) 誰說不在數！……你，你在這兒，你愛我，我怎末不知道？

關朱氏 這半個月來，我以為你是把她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關鍵（興奮）要忘記她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關朱氏 小弟，你好狠心……你從來沒有對媽說過比這個更殘酷的話了！

關鍵 啊！殘酷嗎？……可是，我每次談到對於柳黛的情感的時候兒，媽爲什麼總像受了刺一樣呢？

關朱氏 這可要問你自己了！……爲甚麼從那個時候起，你把愛我的心完全轉移了呢？

關鍵 我愛了媽，難道便不能再愛我底妻子了嗎？……這兩種愛情是不同的，只可惜媽就從來不願意去理解這一點。……你想你的恩愛能够滿足我的一輩子嗎？……不能，不可能的……那麼你

就不能禁止我再愛我底妻子……

關朱氏 我從來沒有禁止過你……

關鍵 媽很知道，你的禁止會引起我的反感，你越禁止，也越使我跟你疎遠，於是你極力避免跟正面的衝突。你在表面上雖然一句話也沒說，可是這比說了還更利害……這樣，你便害了這種由於憂鬱所造成的心病……是的，我早看出了媽的自我犧牲的神色。當我跟柳黛很和好的時候，你的態度也够我受的了。有時候我想使你知道我跟她一塊兒生活時的愉快和幸福，可是你底態度是這樣的利害，馬上使我意識到自己是個有罪的人，對媽已經做了叛逆的負恩的事了……

關朱氏 這樣說來，你的幸福是給我剝奪的，是我妨礙了你做個完全的幸福的人了？

關鍵 是的……我正因爲一切的希望都幻滅了，今兒才向你說個明白的……你每天監視我，甚至

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不放鬆的監視着我，你選擇我底朋友你不歡喜的便使他們遠離我。你安排好只有你永遠在我面前，並且你還自以為是的指揮我的生命，說是完全爲了我好，實在說來，你是想把我鎖住了，永遠給你統治吧了……哼，那怕天下最惡毒的婦人，也不比你更專制，更殘酷的！

關朱氏（無法出氣）小弟！

關鍵 最近四個月來，柳黛不斷的要求我離開這兒……我不願意聽她的話……這就是現在的結果……

關朱氏（辯駁）如果她真愛你，她便不該……

關鍵 她因爲沒法兒生活下去，她才走的……還有甚麼好懷疑的，可不是嗎？當她在這兒的時候，有一點事實能夠證明她不愛我嗎？……我們的婚姻本來是很美滿的，可是一轉瞬間，就給你的「忌妒」破壞盡了……柳黛是苦痛的，她說得對：『沒有生活，沒有家庭，』這怎麼能叫她就下去呢？……啊，我是一個罪魁禍首！

關朱氏 你說的全不真實！試問：如果她對你還有一分兒愛情，她會忍心地離開你嗎？

關鍵 一個女人，當她在盛怒之下，甚麼瘋狂的事，她都會幹出來的……唉！我是一個罪人！可是，你呢，

你的罪惡更大於我！

關朱氏（生氣）你竟這般的責備你親生的母親嗎？

關鍵 我責備你，因了你的自私而犧牲了我一生的幸福！

關朱氏 我爲了你也犧牲我整個的生命……難道你都忘記了嗎……以前我以爲你是世間最孝的人兒，唉，我瞧錯了！我瞎了眼睛——阿彌陀佛！

關鍵 (感動) 媽，請原諒我罷……半個月來，我跟你相處的態度，使我深深地感到萬分痛苦……當我一個人人在書房裏的時候，常常有許多情緒推着我投到你的懷抱裏來，可是一等到我們兩人相見了面，却又……唉……多慘呀……

關朱氏 小弟……(短短的沉默後)你沒有意思再見她嗎？

關鍵 那天晚上，我跑到何東家裏……一個人也沒有遇着，他公寓裏的門房老頭兒對我說，何東同了一個女子已經出去一個多鐘頭了。啊！我多憤羞呀……然而，我現在還活着……這也是爲了你……

關朱氏 爲了我……

關鍵 當時我整個的心靈，都要我立刻把她追回來！否則，跟她同歸於盡。可是，媽在我的身旁，無形中把我這些舉動都禁止了……那夜通宵，我在何東住的公寓門外守着，如果我當面遇見了他……我一定要跟他拼個你死我活！可是，一天兩天，我接連等了五個通夜，都沒有等着他。後來又從那個門房老頭兒的嘴裏，才知道何東已經離開了上海。我心碎了，於是我不得不把我自己禁錮在家裏，努力着忘記一切的一切……可是我不能夠……他們兩人的影兒，時時浮上我的腦

膜……唉，他們已經私奔了，甚麼也沒有用處的了……

（歇斯蒂里地，他緊握著雙拳，模樣雖瘋狂，但却軟弱得很。）

關朱氏 那你甚麼也沒有打聽到嗎？

關鍵 打聽到了。上星期六，我又到俱樂部去找他……後來知道何東確已離開上海跑到漢口去了。

關朱氏 同誰去的呢？

關鍵 那還用說嗎？……

（隔了一些時候）

關朱氏 你願意我們也走這些嗎？到香港去……

關鍵 不我願意！一輩子孤獨地留在這充滿了寂寞的家裏。

關朱氏 這樣不是使你更感痛苦了嗎？……

關鍵 現在，我除了痛苦之外，還有甚麼好享受的？（忽然像個嬰孩似的，向他媽媽訴說他的滿腹的痛苦了）

媽媽……你多愛我，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我現在的不幸……媽……你……

關朱氏（昏迷走近他的身旁）小弟……我的小孩子……你要我怎樣呢？……你說……你說呀……

關鍵 不能……你是無能為力的……

關朱氏 把你所想的都告訴媽罷……你小時候，你一遇着了甚麼委曲，你總哭哭啼啼的投到媽的懷抱裏來……我就抱你，搖你，哄你……你一得着了，我底安慰，也就破涕為笑了……

關鍵 現在，我是不能安慰的人了！自從她離開了這家庭以後，這兒是多麼的寂寞！這殘酷的寂寞呀！……我想從我底腦海裏驅逐出這些回憶，可是我又沒有勇氣去嘗試，因為周圍環繞着我的事物，都像商量好了似的要我思念起她呀。譬如：我跟她兩個兒唸過的一本書……她心愛的台燈……她栽培的花朵……她刺繡的枕兒……還有留着她的色香的被褥，並且，每點鐘的鐘聲響了，我就聽到她底呼喚：『鍵，你今兒工作得够累的了，現在該休息休息了，讓我陪着你去園中散一會兒步吧……』日常生活中的千萬種的事物都向我說到她，她是我整個底生命……我常常這樣想，也許我一直到死的最後一天，也不能够看見她一面的了！於是，我向遼闊的天空呼喚她的名字，希望聽到她一點兒回聲……

關朱氏 你爲甚麼不早點兒對我說呢？……你把一切都瞞着我……可是，我竭力想安慰你……瞧見你這樣的煩愁……我底心都碎了……我愛的只有你一個人，我……怎樣做……怎樣才能使你重獲失却了的幸福呢？

關鍵 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讓我去罷……讓我孤獨，讓我苦悶……也許過些時候就會好的……（作可憐的微笑）

關朱氏 也許是的……緩些時候……（她很機械的朝花園看去，忽然她的視線固定着了）啊，俞太太來了！你如果不願意見她，可以暫時避到書房裏去。

關鍵（站起身來）我不見她……你代我向她問候一聲罷……（向右邊的書房退）

第三場

處柳黛上

短短的一個冷場。

關朱氏獨自一人，很愁悶的臨着關鍵出去的門，後來，努力振作預備接待她的女友，摺好報紙，拍拍搖椅上
的腰枕，整理一下瓶裏的鮮花，半嚮，金福上來，好像來報告有人求見一樣，關朱氏裝着笑容轉過身來接見賓客；
但是，出她意料之外的又驚又奇，原來跨進門兒來的，不是俞太太，而是她的出走了的媳婦兒。

關朱氏 嘎，你……你來這兒幹嗎？

柳黛 (很大方的姿態) 金福跟我說，鍵……

關朱氏 我的兒子不在家！

柳黛 我找我底丈夫來的，想不到會遇見你……

關朱氏 (短短的沉默後) 進來坐一坐罷……

柳黛 進來也沒有用的……我們有甚麼好說的……

關朱氏 你不能對我說明你這次來找他的理由嗎？

柳黛 我要走了……我一瞧見你，我就想到我是不該再來這兒的了……

關朱氏 隨你便罷……我沒有留你……可是……我覺得……

柳黛 你覺得在我未來之前，應該先考慮一下的，是嗎？……

關朱氏 不是這樣說。我覺得你既然來了，我們就不妨坐下來談談的。……

柳黛 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關朱氏 (遲疑不決) 我覺得……哦……到底……還有些問題，值得我們討論討論的……

柳黛 甚麼問題？

關朱氏 有什麼問題嗎？……你有許多私人的東西還留在這兒……也許你希望把牠帶回去吧？

柳黛 你想把我的一切紀念物都抹殺掉嗎？

關朱氏 你別斷章取義的，捉住我冒犯你的語句好不好……我還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壞……

柳黛 (反話) 真的……

關朱氏 我只要你簡簡單單的告訴我一聲，我應該把那些東西送到什麼地方？

柳黛 送到……哦，就送到我的住所去罷，我住在靜安寺路一家女子寄宿舍裏。

關朱氏 靜安寺路？

柳黛 是的，靜安寺路花園別墅九百十八號上海職業婦女寄宿舍。……

關朱氏 (驚奇) 你住在那兒嗎？

柳黛 是的。

關朱氏 那……我可不懂得了……

柳黛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月前我的姨媽就已離開上海了。此外我又沒有旁的親戚……

關朱氏 可是……當初離開這兒的時候……你說……

柳黛 (說得清清楚楚) 我已經告訴你，我住在靜安寺路花園別墅九百十八號上海職業婦女寄宿舍裏。

關朱氏 你一個人住嗎？

柳黛 我剛才也說了……姨媽走了以後，我在上海再沒有旁的親戚了……

關朱氏 (戰慄) 因為……兩星期以前，當你離開這兒的時候……你說你到……

柳黛 我請求你……別再喚起我這種不愉快的回憶好嗎……那時我胡亂地捏造了一個原因，

……因為我決心要離開這兒，我就不能不叫鍵死了他愛我的一顆心了！

關朱氏 這樣說……你打算……

柳黛 是的……

關朱氏 那為甚麼呢……

柳黛 我願意捏造一件不能補救的事實……

關朱氏 說起來真對不起你得很……本來我是不願意偷聽的……可是我偏偏又偶然的聽到了

你們的談話……

柳黛 你聽到的只是最後的幾句收場話，你便趕快的下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自然又是你所希望

而求之不得的。

關朱氏 如果我底結論錯了，你可以找事實來證明的。

柳黛 我不願意證明。

關朱氏 爲什麼？

柳黛 我沒有這勇氣……

關朱氏 難道你那時候就不愛我底兒子了嗎？

柳黛 你知道我非常愛他的。

關朱氏 那麼……

柳黛 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好嗎？……

關朱氏 啊！我不能，我不能再放鬆你了！……讓我來坦白地表示我的心意吧……

柳黛 我都知道……

關朱氏 那麼，所有錯誤的責任，都應該歸我一個人負的嗎？……

柳黛 不是的……我也很知道。好多次是我缺乏耐心的緣故……可是你要我怎樣呢？……我很年

輕，我希望着跟鍵兩個兒毫無約束的生活下去，要他一個人完全歸屬於我……可是你偏又擠在我們兩個人的中間，創造出了許多使我不能呼吸的空氣……

關朱氏 我是他底母親，我應該完全抹煞我自己嗎？

柳黛 你應該允許他建設他自己的家庭。可是你頭一天回來，就反對他這樣做……

關朱氏 我是不可原諒的嗎？你想，當我瞧見我底兒子一天天的越離我越遠了，我將怎樣的心碎腸

斷啊！

柳黛 這樣說來，你是不願意你底兒子愛他的妻子的？

關朱氏 他愛了他底妻子，就不能同時再愛他底母親了嗎……從前他所愛的天地間只有我一個

人，自從他結婚的那一天起，你佔有了他，我就失却他了！唉！試問：一個母親的損失，找遍天下再有

比這犧牲更大的嗎……我用了整個的生命去培養他，我忍受一切最難堪的痛苦撫養他，自然，

我要把我底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的。難道這是過分的要求嗎……然而人家想到了十多

年養育的恩惠，才肯對她表示一點兒敬意；而我的犧牲，好像也剛剛够受這一點兒敬意似的……

柳黛 這樣說來，你底兒子用「孝敬」來報答你，是決不能使你滿足的了。你所要求的是「愛情」

關朱氏 我不應該要他這樣報答我的「愛情」嗎？這一要求也嫌苛刻了嗎？——母親的天性之愛，

所收回的應該是忘恩負義的嗎？

柳黛 你以為天下只有一種親子之愛嗎？

關朱氏 可是，你總不能否認天下有着「親子之愛」的吧？

柳黛 我說：母親對於兒子的這種愛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簡單，也不是你思想的那麼純潔。普天下

的愛情，只有一種方式，一種看法，一種解釋。

關朱氏 你是什麼意思？

柳黛 我說，你做寡婦時嫌太年輕了，所以在你心坎裏還剩餘着許多愛情。換句話說，你把鍵不只是看作你底兒子了，而還看作你底……看作你底情人……因為他有活潑的青春，英俊的風姿。這種男性之美，深深的印在你的心坎裏……

關朱氏 阿彌陀佛！你把天下最神聖最純潔的母子之愛都給說壞了……

柳黛 回頭你再想想看吧……你最大的快樂，不是你兒子挽了你的手臂在路上散步，使人家誤認你們是一對情人的時候兒嗎？這是你從前常常跟我說起的話。

關朱氏 那麼，自己的兒子扶了他底媽媽一塊兒在路上散步是罪惡的了？

柳黛 可是，當他手裏挽着旁的女人的時候，你爲什麼又感到被拋棄了的情婦似的怨恨與忌妒了呢？……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嗎？

關朱氏 啊……

柳黛 你碰到一個情敵了……我們起初的情形，還不是兩個女人同時追求着一個男子嗎？……現在一切都改變了……你底兒子，此後將屬於你一個人的了……沒有人再來跟你爭着平分秋色……

關朱氏 你猜錯了……你走了以後，他並沒有回到我的懷抱裏來……

柳黛 他怎樣？

關朱氏 他反而離開我更遠了！

柳黛（驚喜相混）他離開你更遠了？（坐下）

關朱氏（不得已才流露她的痛苦）我生平所受的苦痛很多，然而最利害的要算這一次了！……現在，我們快變成兩個陌生了人！

柳黛（不由自主的同情她）你真太痛苦了……

（一個長時期的沉默。）

關朱氏 天差不多黑盡了……我還讓你坐在黑暗裏……

柳黛 你要我開燈嗎？

關朱氏 好的……這房子真太悶鬱了……

（柳黛扭轉電燈的開關器，室內亮了。）

（這時，關朱氏却還努力着扯上一個滑到她臀部去的腰枕。）

柳黛 你不舒服？……你要我幫忙嗎？（她放得很適當，使關朱氏躺得更舒服了）你害病了？

關朱氏 沒有……這是不緊要的……只是有點兒累罷了……（短短的沉默後）真奇怪……你來到這兒已經有了一刻多鐘，這是我們兩個人第一次毫無成見的交換意見……爲甚麼我要不承認你呢？……你現在這樣地接近我的身旁，並沒有使我感到半點兒討厭……你呢，我也覺得你沒有半點兒不高興……

柳黛 是的。

關朱氏 爲什麼今兒才覺得呢？

柳黛 因爲鍵不在這兒吧……

關朱氏 (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後) 少奶奶，你不相信一切都是可以補救的嗎？啊！我可斷定我底兒子一定原諒你的。

柳黛 我絕對不需要他的原諒，因爲我本來就沒有甚麼好給他責備的。

關朱氏 你爲甚麼不信任我……現在我只有一个希望，請你給我兒子已經失去了的幸福吧！(作態，要她不打斷她的話) 孩子好好的拿着你的證據，向我底兒子解釋去。可是，你該記住這話：你只能打算他原諒你，別打算他信任你。

柳黛 不會，鍵決不會相信我從前所說的那話是真的……我很知道他，他太好了，他……
(這時，關鍵進門來。關朱氏與柳黛都站起來，目定口呆的。)

第四場

關朱氏 虞柳黛 關鍵

柳黛 鍵！(非常興奮，可是很快的給關鍵的態度打消了。)

關鍵 (冷酷地向柳黛) 你來這兒幹嗎？(轉向其母) 這兒究竟演的是甚麼滑稽戲？你說俞太太來了？

關朱氏 (慫恿地) 你底妻子，就會對你說明的……(作勢欲出)

關鍵 (攔住她) 媽，別走，用不着讓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過一些時候，向柳黛) 你怎樣會到這兒來的？

柳黛 因的……因爲你媽媽招待我……

(當他們兩人辯答之際，關朱氏不讓他們察覺着的慢慢退出。)

第五場

關鍵及其妻虞柳黛

關鍵 爲甚麼你不向我說一句話？

柳黛 要我向你說什麼呢？

關鍵 你脫離了這個牢獄以後，很幸福了！

柳黛 不要對我太殘酷了……

關鍵 哦，我想知道你剛才對我母親說了些甚麼……(他看見他底母親不在室內了) 她爲什麼要過

意的讓我們兩個人在這兒？

柳黛 沒有什麼神祕……

關鍵 沒有甚麼好說的，不是嗎……忠實跟你……無緣的了……

柳黛 鍵！別用這種態度對待我……你要知道，我是絲毫沒有可給你責備的……

關鍵 你走了兩星期，只有這一句話對我說嗎……最無用的是扯謊，最虛偽的是扯謊，如果你願意避免這個場面，出走了的妻子玩弄她的前任丈夫的場面，我們就避免了罷……

柳黛 你……你……

關鍵 兩星期來，我都在尋找真相……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想知道你跟我母親究竟談些甚麼？

柳黛 (見關鍵的態度後，很頹喪) 我忘了我們剛才說了些甚麼……反正都是些沒有關係的！

關鍵 (反話) 真的沒有關係！

柳黛 是的……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麼你媽媽想送還給我私人的東西，我遺留在這兒的私人東

西……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談的題目。

關鍵 那麼，你放心罷……即使你今兒不來索取，我們也會退還你的。

柳黛 (否認) 你真的以為我是爲了這些東西而才來的嗎？

關鍵 怎樣，我們避免這些關於財物的爭論好嗎？

柳黛 (十分沮喪) 那你想跟我……離婚嗎？

關鍵 我想你也應該像我一樣的着忙，打算把這事件越快了結越好……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先

商量好了離婚的辦法，並且把你背我做過的醜事，也可修飾得漂亮一點兒，這樣可保全我們兩個人的名譽……

柳黛（既痛苦而又喫驚的聽他解說）好的……好的……

關鍵 從今晚起，你可以把你所要取回的東西搬回去了。隨便你怎末樣處置……應該趕快的搬

……下一班輪船明後天就要開了！

柳黛（莫名其妙）甚麼輪船？

關鍵（嘲笑）到漢口去的輪船！

柳黛（不解）到漢口？

關鍵 何東不是到漢口去了嗎？

柳黛 他走他的，跟我有甚麼相干呢？

關鍵 看天的面，避免這種無聊的虛偽了罷……

柳黛 我實在不知道，你究竟說什麼？

關鍵 好的……我們不再說了罷！你願意怎樣生活，便怎樣的生活，你現在自由了……你現在重新

獲得生活了……

柳黛（兩眼不住的注視他）我真可憐你……

關鍵 謝謝你……

柳黛 我可憐你一雙眼睛沒有了銳利的目光，還不懂得你所說的女人不是我……從前我向你說，

何東是我底情人，你便信以為真了。我想不到你聽從你母親唆使以後，對這種挑戰式的氣話，也

沒有能力辨別它的真假，而都信以為真了！

關鍵 你到這兒來就爲了向我聲明這句話嗎？

柳黛 你不相信我？

關鍵 要相信你以前應該讓我先忘却了最後一月來你對我態度的變遷，同時，還應該不知道你離

開這兒以後，就到何東家裏去了，並且差一點兒我把你們都捉住了。可惜的是，那一晚上，我不知道你們藏躲在那兒！

柳黛 關鍵，你聽我說，我願意把一切都告訴你……可是，你得用一點兒善意的態度，跟一點兒情意的態度來聽從我說……（關鍵作勢表示絕不可能）別否認罷。我不相信你心裏所有的愛情都乾涸了的……你到底願意聽我說嗎？

關鍵 有甚麼好說的？

柳黛 當我出走的時候，我已經瘋狂了。我到我姨媽家去，那兒連半個影兒也沒有，她們都回無錫去了。那時我孤伶伶的一個人，十分懊傷！你知道我在上海除了我姨媽以外，再也沒有一個親戚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肯借給我一個棲身的住所呢……我離開了姨媽的家，雇了人力車兒，我真不知道應該把我自己引到那兒去才好……車夫問了我許多次……我才給他一個地址：

關鍵 當然是何東的地址。

柳黛 是的。這是本能的動作，好似一個掉在河裏快要溺死的人，抓住了什麼都不肯放鬆的了！我知

道我可以到他那兒去，因為他就在那天發見了我的痛苦之後，曾經懇求過我不要忘記他，假如我有用得着他的時候……他是非常愛我的，這點我可以自己承認……不過，他的這種愛情，我本來是不知道的……是的，我唯一的錯處，如果我有錯處的話，便是我發見了他的愛情以後，還繼續跟他交際……（她休息了一會，爲的想看看關鍵對她的談話究竟有什麼反應）

關鍵（十分鎮靜）後來呢？……你明明知道我在聽你的話了……

柳黛 後來嗎？我到了他那兒，他曾真摯地招待我，對我的痛苦，除表同情外，他還勸我當晚搭火車到無錫我姨媽家去。在第二天，他瞧見我這樣的懊喪，請求着陪伴我到咖啡店去坐坐，他問我願不願意跟他重新組織家庭。他給我三天的期限，要我決定一個主意。三天的限期過去了，我沒有給他一絲兒的希望。於是他走了，此後便沒有再見他的一面了……我是昨兒才從無錫回上海的，住在一間女子寄宿舍裏……報告完了！

關鍵（慢慢地背誦柳黛出走時所說的話）『何東是我的情人，我就跟他結婚去！』

柳黛 我是故意這樣說的。

關鍵 你從前說的是實話，現在吐的才是假話。何東在你底嘴裏，簡直是個天下第一才子似的。

柳黛 我不否認，他有美麗的靈魂。

關鍵 你瞧，你多偏護他！

柳黛 好罷，你拿我說的話來反擊我自己罷！可是……事實勝於雄辯，你可以寫信到無錫去問我底

姨媽……她會根據事實告訴你的。

關鍵 自然，你沒有忘記先賄賂她……可是我有一點還不明白：你爲什麼不跟何東一塊兒到漢口去呢？

柳黛 要我怎樣才能向你解釋得明白呢？……鍵，請你信任我，我只爲你一個人而活着，這個世界上我愛的也只有你一個人！

關鍵 我底愛情恐怕永遠不能使你滿足的。你應該走向別人去！

柳黛 (十分鄭重) 鍵……你要我走嗎？那麼，再見……(一個沉默。關鍵不理會地站着不動) 你真願意這樣？(她面對着他。可是她還是枉自等候他的回答。後來，她似疲乏無力，聲調很可憐的說) 好罷………完了

……我就走罷……(她很機械的看她周圍的一切什物，這屋子對她好像已成爲陌生的了。她瞧見圓桌上有她的錢袋手套，是她剛才開電燈時放在那兒的) 你決心不愛我了……那我就去了罷……你將後悔的……(窒息地嗚咽了起來) 你將後悔的……(退場)

關鍵 (聲音沙啞，仍帶氣憤) 柳黛！

(柳黛止步，面現有希望的光輝。這時，身穿出門的灰背大衣的關朱氏進來。)

第六場

關鍵 (向關朱氏) 媽上那兒去?

關朱氏 (努力隱藏她的愛情) 我到蘇州去, 搭八點鐘那班夜車。

關鍵 蘇州去?

關朱氏 是的。你沒有知道嗎? 你表弟已經寄來了今年所收的田租的清賬了。他要我親自去蘇州結算一下。(向柳黛她挨近門邊呆着不動) 怎麼……你到那兒去……你們還沒有和解好嗎? 是否又因為我在這兒妨礙你們了?

(金福進來, 俞媽手提旅行箱隨其後。)

金福 太太, 汽車已經預備好了。

關朱氏 知道了……(金福出後, 見俞媽仍站在一旁不動) 你先把行李搬上車去, 回頭我就來了。

關鍵 媽爲甚麼忽然決定到蘇州去?

關朱氏 今兒晚上就走……明天早上, 我要使你舅舅大吃一驚……並且要他馬上打發人到木瀆鎮去給我買肥肺湯來。(可憐的微笑) 總之, 我絕對要使一個人討厭我!

關鍵 媽打算在那兒逗留多少天呢?

關朱氏 沒有一定……也許這次旅行對我很有益處, 因爲趙大夫再三勸我遷地療養……說是上海的空氣對我不大合宜……因此, 說不定我會永遠留在那兒了……

關鍵 你要趕快回來……

關朱氏 你不願意把我底病療養好嗎……走了，否則，我將錯過這班快車了……

關鍵 那麼，我送你上車去……

關朱氏 (非常感動) 別去！我最惱恨在月台上跟自己的親人告別。走了，小弟！(她又撫摸一下他的頭

髮) 你知道的，現在是冬天了，應該處處留心你的身體，別着了涼。(轉向柳黛) 我走了以後，你可以替代我的職位，好好的照顧他吧……再見……再見……

關鍵 (心煩意亂) 媽媽！

關朱氏 你應該愛你的妻子！(又向柳黛) 少奶奶……你得好好的照應他……愛他……敬他……

像……我……一……樣……(她很倉卒的退出門去，如同私逃一樣。關鍵走到窗前，作勢『媽』早點兒回來！) 接着，觀衆聽到汽車開動的聲音。半響，他回過頭來，瞧着處柳黛。

柳黛 關鍵，你讓你媽走……那麼，你至少已經相信我了……

關鍵 (苦惱) 媽的走，跟你又有甚麼關係呢……

——幕緩落——

(全劇終)

